

工業日本精神



工業日本精神

第一 日本工業驚異的發達

第一 日本工業驚異的發達

(一) 創業的苦心

——回顧已往，恍如春夢——

日本之輸入歐洲機械文明、產生近代產業之萌芽、乃明治維新以前之事、最早者、殆爲文久三年島津公爵之由英吉利輸入紡績機械、其次輸入者、爲紙之製法、按日本造紙、發達甚早、在未知西洋造紙法之前、早已使用「楮」或「三叉」、用手藝製造純粹之日本紙、然究難與歐洲之機器紙相對抗也、朝野均感非由歐洲輸入造紙機、而開發所謂洋式之造紙業不可、明治政府、乃勸誘現在之三井家及當時之兩大富豪之一之島田氏、各出資本二十五萬圓、創設「抄紙會社」、此卽今日之日本王子製紙公司之前身、而已是明治五年之事矣。

何爲乎而在王子地方設立紙廠乎、蓋造紙一業、無論爲日本紙或西洋紙、以清泉爲第一要件、當時東京市外、有一小村落曰王子者、有瀧野川焉、流水潺々、水清綺麗、因而一般人咸覺王子村爲最適當之地址、遂於飛鳥山之下、設立公司焉、向英國所定購之機械、於明治七年運抵日本、且斯時日本既無磚

料、亦無水泥、故即建造工廠之材料亦全部由英國輸入、與此時相前後、廣島之淺野侯、亦於蠣殼町創立一規模甚小之造紙公司、造紙業一時頗呈蓬勃之象、然明治五年之抄紙會社、仍不失爲日本洋式造紙之鼻祖也。

其次爲製絲業、日本自於安政六年開橫濱港爲商港以來、惟一之出口品厥爲生絲、然因製繅技術幼稚、品位粗惡而不統一、外商非難之聲漸高、日本絲商受此刺戟、乃感無論爲增加生產或改善品位、均非從事機械製造不可、明治政府、遂向法國購入機械、聘用法國技師、並輸入一切建築材料、於群馬縣之富岡地方建、造模範絲廠、此事亦發端於明治五年、已具相當久遠之歷史矣。

該工場既稱模範工場、政府方面努力多々、而法國技師亦指導得宜、故有順利之發展。

其後全國各地創立同樣之製絲工廠者頗多、製絲一業、乃漸由農家之副業、移轉爲以大量生產目的之企業形態、後該工廠爲三井家所收買、今日則由橫濱之「原合名」所經營矣。

斯時日本之機械工業日漸發達、而國內獨未有水泥之生產、政府乃於明治七年、自於深川創立水泥製造廠、其後出售與淺野總一郎氏、而成爲今日之淺野水泥會社。

明治九年、政府設立千住製絨所——即今日之陸軍製絨所、並於品川建立玻璃所、同十年、復於群馬縣之新町創絹絲紡績所、以雪爲材料、製造屑絲、十一年復於廣島縣及愛知縣着手於各具二千紡錘之紡織機械一架之工場建造、同時並設立種種試驗所及技術傳習所、雇用外國人、使日人修習新的技術、或

聘用留學外國歸來之西人為教師、教授陶瓷器、肥皂、活字及鐵葉等之製造技術、同時將紡績機械以分年還款方法、出售於人民、努力於誘導民間新工業、然當時之日本國民、頗鮮有起而應政府之要求者、蓋因財力薄弱、有欲應不能之嘆、然斯時「富國強兵」之論、風行一時、政府之當路者及民間憂國之士、均蓄心創設種々事業、藉增日本國富、國家觀念甚強、積極努力於實業之獎勵勸導、結果、各地遂均在政府之領導之下、發起種々企業、政府乃於明治十七年制定「工場出售規則」、以前之政府官辦事業、次第由民間收買接辦。

當時各種事業之創業苦心、實非今日之我等所能想像者、試舉一例言之——當王子製紙會社成立後、製造技師為英人、機械技師為美人、此兩位技師對工場之設計、採取英國式、結果、工場築起矣、機械運轉矣、而紙則不能造出、方於斯時辭去大藏省職務而改任該會社々長之故澁澤子爵、每日親往工場、以期機械之能出品、一日、二日、三日、仍無效果、子爵因技師而不能造紙、於邦家何益、非常憤慨、有請彼兩外國技師歸國之意、然此英美技師、雖覺抱憾、但既不遠千里而來日本、設備均已齊全而仍不能出紙、歸國之後、寧非笑談、乃請更以一、二日為期、以為最後試驗、子爵亦為所動、允其請焉、如是至第三日、紙固從機械中出矣、此種瑣聞、由今日視之、固彷彿不值一笑之謊言、然在當時、確係實情、蓋每一種事業之創立、莫不經過如上之苦境也。

更以生絲製造所之例言之、則當政府於上州富岡開辦模範工場之時、通知群馬及長野兩縣各舊藩士族、

謂政府即將建立模範絲廠、祈將士族中有願意學習生絲工作者、即日前來報名、按政府之意、因當時士族制度已被廢除、各人正苦無職、乃欲藉此救濟及教育士族之子女、事有可笑者、接此通知之後、全國士族之子女接踵而至、然皆爲一表非凡之小姐閨秀、且均以僕役爲從、湧至工場、原意僅欲招雇女工之工廠當局及法籍技師、莫不爲之啞然苦笑也。

從此種時期起至今日、最長尙僅經過七十年、而今日之日本之產業——尤其爲工業、居然有如此之大發展、不僅歐美國人爲之驚嘆、即我日本人自身、亦恍如一場春夢也、昔日之政治家及先輩之憂國志士其在九泉之下聞今日之實況、當亦爲之含笑矣。

然則日本之工業、固爲何而能於短年月之間有如此之發達乎、其原因固何在乎、前途又何如乎、本文所述、即爲此兩問題之解答、但在解答之前、先述自明治初年起至今日止期間內各種產業發達之經過及現在之狀況、似爲順序上之當然事、但欲將多種多樣之產業各部門包羅完盡而說明、爲事實上所不許、以下僅將工業中之主要部份之五種、加以極概略之說明、以供讀者之參攷焉。

(二) 紡績工業佔世界首位

——已佔輸出界之王座——

關於日本紡織業之起源、據日本傳說、係於文久年間、有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公者、偶見由暹抵琉球之

洋紗、驚其製造之精、有類棉花之中雜有生絲者、蓋當時日本之紡紗、尙爲農家婦女之副業、以原始的
手紡車操紗、偶以自用所餘、售諸市場而已、其幼稚狀況、固不異古時也、不禁喟然嘆曰、

「將來吸日本之膏血者、必爲此洋紗無疑！」

遂立意輸入紡織機械、向英國之勃拉特公司購入六千紡錘之紡機、以美國人爲技師、於鹿兒島城下創
設「鹿兒島紡績所」此乃日本機械紡紗之嚆矢、其時遠在文久三年也。

該藩更於明治三年、於泉州堀設立二千錘錠之工廠、其次至明治五年、東京瀧野川有日本最初之民間
紡織廠創立、但僅保七百錘之小規模工廠、技術幼稚、似均無良好成績而終。

自明治元年至十年之十個年間、進口品總額約達二億四千萬圓中、綿紗達約八千九百餘萬圓、佔總額
之三成六、日本內地紡織生產之不貧弱、由此可見一斑矣。

因而政府於明治十一年、購入二千錘之紡機兩架、在愛知縣及廣島縣兩處設立工場、或採用十年付款
方法、將紡機供於民間有志者、致力於內地紡織業之獎勵、然日本紡業之稍見發達、尙是明治二十年之
事、惟僅不過八萬四千錘錠而已、又、當時因日本內地手工業之紡紗相當盛行、不能與印度紗相競爭、
紗商以百折不撓之精神對抗、直至明治二十六年、方能壓倒印度紗、並進而開輸出海外之端緒焉。

明治二十七八年之日清戰役、對於方脫搖籃時代之日本紡織業、固然爲一時的大打擊、然其結果、反
促起事業之勃興、戰前僅不過五十萬內外之錘數、至廿九年、工場增至六十七家、錘數增至一百五十

萬、復由於技術之進步、工場經營之改善、內外銷路之擴張以及外紗之防遏、舉極好之成績。

但後因三十年之幣制改革、對華貿易不振、三十三年之北清事變等、當業者陷入未曾有之困境、迫不得已、實行減工、出口獎勵、以及弱小工場之合併收買等、大施整理之後、因經營得宜、基礎漸固、以備未來之飛躍於此不況之間、獨有細紗之製造、反見發達、二十五年達一千萬圓以上之細紗輸入、至三十三年頃、減退至一百萬圓左右、其次、日俄戰爭開始後、軍需頻起、廠家銳意增加生產、仍有應接不暇之勢、和平恢復之後、內外需要、較戰前殆增一倍、呈空前之盛況、但自四十年以降、復受不況之襲擊、幸由該業當局勵行減工及出口獎勵、至四十二年、停頓已久之中國方面復來定貨、內地市場受此刺戟、次第轉入好況、至四十三年、紗錘已達二百萬、然自此時期起、綿紗之出口數量已停止增加、傾向減少一途邁進、反之、綿布之出口、則次第示增加之傾向、日本綿布及加工綿布業遂大有進展。

紡織運轉錘數及綿紗生產額

年次	運轉錘數 千錘	紗生產額 千捆	織布用原紗需 要額 千捆	綿紗出口額 千捆	內地市場供給 額 千捆	綿紗輸入額 千捆
昭和元年	五、〇〇二	二、六〇七	七四〇	二〇三	一、六六三	
同 二年	四、八三一	二、五三〇	七三二	一一五	一、六八二	
同 三年	四、八四三	二、四五一	七五七	七〇	一、六二四	
同 四年	五、七八四	二、七九二	八四〇	六七	一、八八四	五

同	五年	五、八九七	二、五二四	七四一	五九	一、七二三	九
同	六年	五、九〇四	二、五六七	七五三	三一	一、七八二	一一五
同	七年	六、三〇四	二、八一〇	八一四	八九	一、九〇六	二八
同	八年	六、七三七	三、〇九九	九〇五	四八	二、一四六	五八
同	九年	七、五〇二	三、四七二	九六二	六四	二、四四五	五四

大正三年、歐洲大戰勃發、外國綿製品之供給杜絕、日本紗布銷路大為開拓、兼營織布者陸續發現、各廠基礎得以增固、後日之財界反動一恐慌、亦能安然度過、經過昭和四年之金解禁、濱口內閣之緊縮政策以及全世界之大不況、自昭和六年底之金輸出再禁止後、遂乘日滙低落之波浪、向關東州、英領印度、荷領印度、以及菲洲、澳洲、中南美、地中海諸國及其他世界各國新市場進出、戰勝孟吉斯德製品等之競爭、滿足渴望廉價之消費大眾之需要。

		綿織物輸出額		
		數	千量	價
			千碼	千圓
昭和	六年	一、四一三、七八〇		一九八、七三一
同	七年	二、〇三一、七二二		二八八、七二二
同	八年	二、〇九〇、二二八		三八三、二一五
同	九年	二、五七七、二二三		四九二、三五一

換言之、綿織物之出口、自昭和六年以來、每年有驚異的增加、價額方面、昭和六年比六年增加十成、九年約再增十五成、在日本總輸出額中、八年度佔二〇%、九年度二二·六%、遂遙駕爲從來輸出大宗之生絲、而佔領日本出口之王座矣。

(三) 努力苦闘得到報酬

——武藤山治氏與銀行——

關於在日本產業上乃至在輸出品中佔最重要地位之紡織工業、現擬再稍加敘述、大戰後日本紡織業之能如此迅速向世界雄飛、乃日本人之決死的奮闘努力之結果、此固凡事均如此、不僅限於紡織業、然尤以紡織業一門、如上所述、經過非常苦闘經驗者也、尤如日本戰勝俄國之後、在世界上已博得相當名聲、外國對日信用增高、在戰爭中不必說、即於歐戰結束之後、乃能容易募集外債、外國資金源之流入日本之結果、國內景氣好轉、紡織業亦有莫大之盈利、因有盈利、乃事擴張事業、然物極必反、乃天演之定例、經濟界亦然、有如波浪、起後必伏、伏後常起、歐戰之好景氣、有如一場好夢、二三年之後、突急轉直下、因生產過多而陷入悲境、以前負債累々、作無理之擴張者、遂步入周轉不靈之窮境矣。

斯時有一段甚有趣味之佳話、於昭和九年逝世之武藤山治氏、殆已被日本尊爲紡織界之恩人矣。氏於

日清戰役之後，今日之鐘紡會社創立之際，即就任該社兵庫廠之經理，該社經過日清戰役之困難時期，至日俄戰爭而獲利，當時之武藤君，因在日清戰爭時非常苦痛，故於日俄之役後，亦知必有不況時代之襲來而受苦，同時亦知祇須金融上無阻，可以避免苦悶，因此，遂攷慮到「一公司一銀行」原則，蓋已往每一廠家，同時與多數銀行往來，在好景氣時期，各銀行固皆競作貸款，一至不景氣時代，各銀行即競相收回貸款，廠家遂入窮途，茲若預先慮及此種不便，而自己之公司僅與一家銀行往來，則好景氣時代固可得借金之便，即在不況時期，該銀行亦不致即求收回貸款也，武藤君認此方針可行，故在日俄戰爭之後，不問景氣之好或惡，嚴格守行一銀行方針。

但實際實行之後，所得結果，與理想適成反比例，景氣好時，因僅與一銀行往來，常被收取高率利息，鐘紡會社，因此大受損失，然鐘紡仍忍受之，以爲將來景氣惡轉之時，當可得到酬報，而實際上及至不況狂飈襲來後，銀行方面非僅以種々理由爲藉口，不肯貸款，反亦欲收回借款，武藤君乃與該銀行談判，「余之公司，平日僅與貴行一行作往來，今貴行有此不講人情之舉，不令敝公司爲難乎」，然銀行爲商業性質，鐘紡雖陷窘境，銀行無援助之義務，故拒絕鐘紡之借款要求，銀行方面之言曰，——「對貴公司雖表同情，然若以鉅金貸與貴公司，則敝行非倒閉不可，尙請向他處設法爲幸」，武藤君聞言，大爲憤慨，深嘆日本之所謂銀行，原爲一丘之貉，遂下極大決心，自後不再與銀行往來，應不向銀行借錢，不向銀行懇求，以自己之金錢，作自己之商賣爲上策，由今日視之，此固不成問題，以自己之錢營自己之

商賣、寧非事理之常乎、然在當時、此尚不易辨到也、購買棉花而無銀行之放款、綿商即不肯購買、而出賣紗時、紗商却不即付現金、非以紗商之期票向銀行求貼現不可、無論何事、非有銀行之援助、決難成功、當此之時、武藤氏竟下極大決心、今後之鐘紡、將不求銀行之援助、一方努力於提高內部之能率、將舊機械掉換爲新機械、以及改造工場之設備、同時將盈餘積留減少分紅、務使公司自身多貯蓄、可以不借銀行之力、以自己之金錢作商賣、如此者凡十餘年。

歐戰於此爆發矣、斯時日本之產業、不限於紡織、殆全部均有莫大之盈利、而此等盈利之廠商、因均未有如武藤氏所經營之苦痛往事、莫不羣起作不謹慎之擴張、或不謹慎之分紅、獨有以武藤氏爲中心之紡織業、則克謹克慎、絕不輕舉妄動、將所有盈利、不作分紅、不事擴張、全部予以貯蓄、最大之公司、儲款竟達七八千萬圓、以前向銀行借款者、今日均各以三千萬圓或四千萬圓存儲於銀行矣、即較小之公司、亦有一千萬圓乃至二千萬圓之存款、因而日本之紡績廠、富力日增、見他國有新機械之發明、立即出資購買、掉去舊式機械、由逐漸之改善、乃得具有世界最新設備之今日地位。

(四) 根 柢 增 固

——富強不僅限於戰爭——

然則孟吉斯特方面、又何如乎、在歐戰期內、受重大虧損、固無論矣、即在歐戰告終之後、亦未能有

盈利、更所謂職工會 (Trade Union) 者、日趨發達、因而勞働賃銀大增、既已提高之賃銀、即在不景氣時代、欲予削減、實非易事、有此種々原因、困苦日增、而日本之猛烈競爭又突然而來、不景氣之程度乃更加深、彼等調查日本狀況之結果、發見日本已採用最新式之機械、與英國相比較、能率高出多々、乃感購置新機之必要、然斯時之英吉利紡織廠、已一貧如洗、向銀行告貸、則銀行以其未能還錢、亦不願應之、故雖欲改良工廠、苦於無金、徒喚奈何而已。

又、日本之紡織公司均自購棉花、因有錢、故得於棉花價廉時購進、例如假定棉花爲二十圓、故綿價在二十圓之際、即予購進、但若綿價跌至十八圓時、則將有二圓之損失、此非廠商之所願、乃又以十八圓價再購、不久、綿價又跌至十六圓、跌至十五圓時亦買、十三圓時亦買、不論跌至何種價格、莫不儘量購買、此後、情勢轉變、綿價漲至十五圓、亦照樣購買、漲至十八圓、二十圓、或竟超過二十圓至達二十五圓之高價、亦莫不照樣購買、如此、視其總平均、則無損無失焉、故對於原料之購買、可謂得到相當利益、而英國之紡織業者、則不能辦到也、因欲購綿、非向銀行借款不可、而銀行不應焉、直接向綿商商議、則三個月期尚可、半年期即無有應者、因綿商知紡織廠無盈利、縱令購買、亦難履行契約、而日本之紡織廠、則因富有餘資、可自由作主、工場之改善既可自由辦到、購買棉花、亦有預購一年二年原料之餘裕、出售綿紗時亦然、覺爲售紗之時期矣、即予脫售、若出售之後紗價看漲、例如自以爲三十五圓之市價爲佳而脫售後、紗價漲至四十圓時、若即停止出售、將招五圓之損失、於是再以四十圓價

出售新貨、漲至五十圓時、亦照樣有貨可售、故其總平均紗價、並不吃虧而反有利、總之、日本之紡織廠、確已能以價購入原料、高價出售製品矣、此無他、因日本紡織廠富有資金耳、世人嘗稱道日本紡織業者之偉大、此誠非過言、然日本之紗商、非魔術家也、僅作商人名分上應作之事耳、換言之、此僅有錢者與無錢者之區分耳、以前余等嘗服務於三井物產、當時日本之紡織業、其狀況正與今日之英國紡織業者相同、即當時之日本紡織業者、均求三井物產會社代購棉花、三井物產徵收取高厚之息金、代彼等購綿、彼等又托三井物產代售綿紗、因而三井物產方面、購花時掙一票息金、售紗時又掙一票息金、且因銀行方面、於貼現時、又掙一批息金、三十餘年前之日本紡織業狀態、正與今日之孟吉斯德紡織業狀態相彷彿也。

余等自童年時起、先輩即訓諭余等曰、日本在戰鬪上誠強、惜無天然資源、國家貧窮、誠莫奈何也、然自今日思之、則覺日本決無因貧窮而擔憂之必要、即視紡織業之例、世界上無若日本紡織業富裕之紡織業也、亦無如日本之有新式設備、舉優秀成績、每年有盈利之紡織業也、此外、余更敢誇言者、日本之造紙業、亦已達與紡織業相同之佳境矣、無論爲英、美、或德、能如日本之擁有多數工場、秩序整然運轉機械、且能收支相抵而有相當盈餘之造紙工業者幾希、美國雖有資金在王子製紙所以上之公司、然因係由多數工廠所湊合而成者、未能有盈利也、均係從不分紅、而由債權人——即銀行——所經營之貧弱公司、故由造紙業言、儘不必因日本爲貧弱國家、而嘆勿如西洋之杞憂、日本產業之根柢誠已日益增固矣。

(五) 船舶工業亦呈活氣

——外國亦已來定貨——

日本於幕末之際、因受所謂「黑船」來航之刺戟、幕府於寬永年間、即解除鎖國令、厥後並廢止從來之大船建造禁令、獎勵各藩造船、幕府自身、復於浦賀設造船所、長崎設製鐵所、石川島設艦船修理工場、開始防備黑船來襲之海防用艦船之建造、此日本歐洲式船艦建造工業之起源也、自明治以來、四、五年內、因兵馬餘燼未消、尙無顧及造船之餘暇、明治五年、海軍省正式成立、同時、本屬工部省之各造船所、亦移歸海軍省、當初雖亦受法人技師之指導、自二十三年以後、無論爲設計或監督、一切均由人司掌、其後更由中日及日俄兩役之貴重經驗、體得實際上之祕訣、予日本造艦設計以一大革命、更經過歐洲大戰、今日已能建造不劣於世界任何一國之優秀艦艇矣。

商船方面、徵諸歷史、則西洋型木船、遠於慶長之年間、已於伊豆之伊東、及陸奧之月浦開始建造、然其影、响則殆無有遺留於後世者、又、安政二年、俄船提亞那號在伊豆沖沈沒、該俄人等曾得幕府之許可、在伊豆之君澤地方建造新船、當時幫同工作之日本工匠、事後尙記憶建造方法、幕府遂令該項匠人造成同樣之船、稱曰「君澤形」、此日本近代西洋型造船之嚆矢也、維新之後、造船業雖次第發達、然因當初昧於航海術、且船主均無建造新船之資力、而歐洲方面斯時木造船已告式微、鐵船業興起、未幾

又迎其鋼船時代、使造船界發生一大革命、日本亦受其影响、不得已購入外國之老朽船、聊充需要、然自日清之役後、日造船界因得政府之獎勵、漸呈活氣、技術亦有進步、各造船所競起建造優秀船、日俄之役後、日本造船業及海運界同時更益發展、於明治四十年在長崎造船所竣工之「天洋丸」及「地洋丸」各爲一萬三千五百噸、最高速度爲二十海里六、當時之歐美國人、均驚嘆之爲太平洋方面所建造之最大、最完備之郵船、大正元年、卽具備加底斯鍋爐、或三聯式汽船與巴生斯式鍋爐併用之新式船、亦頗有下水者矣、日本造船界之異常的發展、漸引起全世界之恐怖與注意。

其次歐洲大戰勃發、因戰亂之擴大、世界之船舶益々告缺乏、日本之造船界、乃有千載難逢之大飛躍、當時之狀況、現無詳述之篇幅、而當時之海運界、確爲白熱的景氣、放新的造船所簇出、舊有船廠雖一再擴張、對殺到之定貨、仍有應接不暇之概、甚至在建造中之船舶、有人預先作賣買者、在歐戰以前、日本全國具有建造千噸以上船舶之設備者僅六所、船塢亦僅十七、至大正七年、遂一躍增至五十七所及一百五十七個、資本金亦由已收之二千三百萬圓增至一億一千萬圓、職工由二萬六千人增至九萬七千人、造船能力、亦突飛膨脹、若材料方面無問題、已能發揮年造六十萬噸以上之能力矣、至翌年（大正八年）計造千噸以上之船舶達一百三十六艘、計六十二萬一千五百噸、示空前的最高記錄、歐戰開戰期內、各造船所預知定造者之必殺到、故對每一定造之船舶、建造嘗以投機的心理、多造二艘乃至三艘四艘、結果、發生種々便利職工亦漸熟練、能率得以提高、從而製造時間、亦較前大爲縮短、舉一例以明

之、川崎造船所曾於二十三日之內、造成重量五千八百五十噸之大型貨船、即將內部裝修之七日加入在內、亦已造三十日內完竣一巨船之記錄、實日本造船業方面應予特筆者也、惜歐戰告終後、因船價暴落、復受海軍々縮之影响、以及舊船之輸入等、一向達繁榮之極之造船界、亦不得不秋風落寞、多數工場宣告閉鎖、投下大資本之偉大設備、殆入無用之慘狀、幸當時尙能實施引擎之改良、變化燃料之性質、在造船技術上、亦着々進步、遂以金輸出再禁止爲轉機、與其他各種工業同時重見活氣、更由昭和七年之船質改良及政府之補助施設、最近已有恢復舊觀之概。

進水船舶累年表

(百噸以上、逕信省調査)

年次	隻數	總噸數
昭和元年	三二	五二、九二二
二年	三五	五三、三九〇
三年	五三	一一二、五八三
四年	七九	一六七、三六五
五年	六〇	一五四、二三一
六年	四九	八四、〇〇四
七年	六六	五八、七六三
八年	六七	七九、八二〇
九年	一七七	一五四、八六〇

查造船工業、本爲各工業之一種綜合的事業、即蒸汽引擎、鍋爐、家具、以及唧筒等、均須向各專門工場定貨、以其製品、組成成船、英國造船業之所以發達、即由於英國各種工業發達、德國造船業之進步、亦固德國各種工業之進步、同樣、日本亦因各種工業一般有長足之發展、造船業乃得漸入進展之途、此外、因日滙之下跌、日本材料價廉、從而造船原價、亦較低廉、一向造船、向英國定造、較在國內製造低廉一成至一成半、現在則已適得其反、向日本定造、反較在英國建造廉一成至二成矣、日本造船技術、亦已較前進步、今後世界各國之船家、若真從算盤打算、則即爲英國人、恐亦以向日本定造爲得策矣。何況其他各國、均已向日本定造、如巴西及暹羅等國、無論爲商船、或艦艇、均因日本價廉、均爭來定貨、故日本之造船業、不啻已進步至二十年前之英國地位矣。

(六) 電燈電力事業

——火水力聯絡經營時代——

日本之開始利用電氣、始於明治十八年、當時之大阪紡織會社與內閣官報局、於其工場設置僅數十燈之自家用電燈機、電氣之營業化、則以明治二十年東京電燈會社之以資本金二十萬圓、開始經營爲嚆矢。其後各都市均創設電燈公司、然均以火力爲發動力也、水力電氣事業、則以當時京都市之水利事務所、開鑿琵琶湖疏水運河、作爲交通灌溉事業、同時設立水電發電所、供電燈之用、此日本水力電氣事業之

濫觴也、其後因各種工業發達、動力供給之途大開、益之以日清戰後之事業勃興、因日本水力源豐富、水力電氣事業之企劃、遂油然而起、三十二年、郡山與廣島兩處、均以一萬一千華脫、完成十數英里之送電、此在當時、實爲劃期的事業、蓋一向之日本電力廠、尙不知提高華脫度數、向遠距離地方送電、僅限於發電所當地之電氣供給也、按遠距離送電、爲美國所發明、而最先利用之於工業上者、則爲日本、在世界工業上、洵爲一劃期豪舉、其後更企劃高壓遠距離送電、於大正三年前所完成者、如猪苗代水電廠、爲十一萬華脫、一百四十英里、引起日本電力界之革命、一方、火力發電事業、在未得水力天惠之都市方面、亦亟謀與水力電氣之顯著發展相對抗、向外國購入蒸汽鍋爐、努力於火力發電之容量擴大、在他小都市方面、內燃力發電之小電氣公司、均年有增加。

迨歐戰發生、日財界呈空前之活況、電力之需要增大、因而各電力會社競起擴張事業、新設公司、亦續出不絕、直至歐戰完全告終之大正九年、仍有增設及新設者、及是年財界發生反動恐慌、方受挫折、各地遂實行會社合併、以爲整理、然此後各大規模之電力公司、仍着々完成長距離之送電工事、以至今日焉。對電燈電力供給事業、特別供給、鐵道及兼營等所投下之固定資本、在大正八年度、已達五十一億九千萬圓之巨額、僅一般電燈電力供給事業、已如上表所示、大正八年度之固定資本爲十八億五千六百萬圓、在日本事業界、洵稱首屈一指也、以下試述事業將來之透視。

下表爲大正五、六年以來之發展數字

		原動力別發電力(KW) (據「電氣事業要覽」)			
年次	水	火	內燃	合計	
大正元年	二〇四、五九六	一八〇、二一九	一〇、四五二	三九五、二六六	
同五年	四二四、二四七	二五二、五九九	二六、三二九	七〇二、一七五	
同十年	八五二、八二二	四六一、一四四	四五、七八二	一、三五九、七四九	
昭和元年	一、九六五、九七〇	一、二〇五、六六七	三〇、九七七	三、二〇二、六一四	
同五年	二、七九七、六三七	一、五五三、〇七一	四八、六〇六	四、三九九、三一四	
同六年	三、〇五六、九三八	一、五四七、〇四六	五二、五四二	四、六五六、五二四	
同七年	三、一〇五、九三〇	一、七六一、三六四	六四、七六七	四、九三三、〇六四	
同八年	三、一六九、七〇五	一、八六一、六〇七	一五〇、三九〇	五、〇八〇、七四二	
電燈電力供給事業資本 (據「電氣事業要覽」)					
年次	電力公司公稱資本 千圓	同上已收資本 千圓	同上固定資本 千圓		
明治四十年	五六、六六八	三七、六九〇	三四、五八六		
大正元年	二九九、六六三	二二四、四五六	二七六、五一四		
同五年	八六六、六三四	五四六、二九五	五九〇、五三五		
同十年	一、一一六、二七八	七六八、四八七	一、一一一、六七二		
昭和元年					

同	五	年	一、四二二、四〇三	一、〇一五、七八二	一、四五八、四九四
同	六	年	一、四三七、四二五	一、〇一〇、〇五一	一、五二三、四二四
同	七	年	一、三八六、五四七	一、〇四三、四八九	一、五五三、〇八七
同	八	年	一、五四三、一三〇	一、一一六、八四五	一、八五六、五四二

水力電氣、因未開發之水力尚多、有逐漸開發之望、而火力發電方面、因自歐洲大戰時起、歐洲研究蒸汽引擎之製造有長足之進步、普通爲一百二十磅左右、漸次進步至二百磅及三百磅、及至今日、早已發明一千磅及一千二百磅之非常高壓機矣、結果、火力發電、既可在極經濟的條件下成立、尤如造紙廠方面、製造原料時需要電力、烘紙時需要蒸汽之工廠、如化學肥料或染料製造廠、則同時需用電力與蒸汽、如上之工廠、現在已能一方利用由必要之壓力所製出之蒸汽、使發生電氣、同時以其剩餘之蒸汽、作爲烘紙（造紙廠）供化學上（染料廠及肥料廠）之用矣、故今日煤價雖已高漲、因有如上之便利、仍以火力較水力爲低廉也、故今日之需用發電所者、在設廠之前、常先估計①煤價爲若干、同時因水力電氣、愈深入山奧之地、原價愈高、及②水力電氣之每啓羅建設費爲若干、先將此兩者比較其貴賤、採取其較廉之一方也、以前、因水力、絕對廉、火力絕對貴、故一般以水力爲基礎、僅以火力補其不足而已、今日則情勢已變、在未開水力之中、其開發費較低廉者、當然予以開發、否則寧以火力爲合算也、此電氣專業界之顯著事件也。

又水力電氣、在降雨期多、渴水期減、但需用者方面、則決無因在渴水期而減少電燈之盞數或電力之使用數之理也、舉例言之、假定甲發電所之發電力爲一萬匹馬力、若一年內八箇月爲平水期、在此八箇月內、固可使用一萬匹馬力、然其餘四箇月、因值渴水期、祇能發電五千匹馬力、故以前之水力發電廠、迫不得已、乃以渴水期之五千匹馬力爲模準、其餘之五千匹馬力、均予以放棄、但在今日、此乃非常之浪費、故一年之中、即半年或七箇月均不妨、絕不願任意放棄、多餘之電力、而欲予以利用矣、換言之、降雨期之多餘電力、稱曰不定時電力、公司方面因其照理應予以捨棄、故常特別廉價供給使用者馬、而電氣化學工業、則由此不定時電力而發達矣、又、現今火力發電發達、已能以極輕之成本創設、故縱令水力每年中祇有八箇月能出一萬匹馬力、其餘之四箇月僅出五千匹馬力、在所謂渴水期內、已可用火力補充五千匹馬力、火力雖較水力稍昂、然電力公司方面、則已能常年供給一萬匹馬力、亦未始非利益也、故時在今日、火力與水力、已可互相錯綜聯用矣、日本電燈電力會社之能掙利者、此亦一箇原因也。

電力公司因彼此競爭、結果常有作不必要擴張者、因此負債甚巨、大電力會社、遂不得不借入長期之外債、自政府實行禁金出口後、日滙暴跌、負有外債之會社、莫不受極大之打擊、其後滙金稍々回漲、又因各種工業之呈活氣、電力需要增加、遂能以極低之利息招募內債、漸次償還外債、一時若干公司、竟能分配紅利矣、然滙兌與低金利、前途如何、均難預測、且一度陷入難局之公司、欲其恢復原狀、第一非具十二分之警戒不可、同時復需要較久長之歲月、然此僅就日本五大電力會社而言耳、日本各種工業、

今日正如旭日東昇、蒸蒸日上、故電力事業諒亦必能隨之上發達之康莊大道也。

同時、政府已開始電力統制、如電燈用電力、因與一般民衆有極重要之關係、故改爲國營、乃事所當然、然以今日日本之國力、欲其發行數十億之巨額公債、事實上有所不能、縱令發行矣、全部改爲國營亦非易事、故遞信省、不得不於國營之前提之下、實施所謂電力統制、現擬開始詳細調查各電力公司之內容、而予以統制、大致實行之期、當在本年度預算通過之後、然則今後之日本電力事業、無論爲電力之賣買或電燈費、始將一一由政府命令決定、電力公司、亦將依政府之命令、在政府之監督範圍之內、維持其營業矣、蓋將成爲所謂半官半民之事業矣。

(七) 化學工業、僅次於德國

——後 來 居 上——

明治初年、在化學工業方面、政府已建造水泥、玻璃及造紙等工廠、復設立肥皂、活字及陶瓷器等之試驗場、由政府予以種々方便、(如派遣或貸與技師等)已如上述、其他如釀酒、及麪粉、則先後於明治九年及十二年由北海道開拓使在札幌創業經營、至十九年而出售於民間、在工業藥品中、則硫酸一物、明治五年即由大阪造幣局、十八年由大藏省印刷局開始製造、凡此種々、均先因政府率先保護獎勵之結果而發達、漸次由政府售諸民間經營者也、此外、亦有不少民用化學工業、不藉政府之保護、純由慘澹

之苦心而築就後日發展之基礎者、就中如火柴一項、卽其顯例也、查日本火柴業之創始者、爲明治九年之東京新燧社、自明治十二、三年、已能驅逐外國火柴、並進而在外國市場與先進國相角逐、在明治十六年、關於化學工業之公司、共有一百四十三家、資本金一百九十六萬七千圓。誠然、當時之統計並非正確、然由今日視之、洵爲微々不足道矣。

自後因西南戰役時之紙幣增發、明治十三、四年頃之不換紙幣整理、十九年之兌換制度確立、二十七八年之日清戰役、三十七、八年之日俄戰爭等之經濟界之變遷消長、化學工業之進展速度、亦難免有遲速之分、惟於日俄戰後之明治四十年、工場數達二千四百三十一、職工數九萬二千人、復由以後政府之保護獎勵及民間當業者之努力、於歐洲大戰當時、已築起大發展之根基、故日本工業化學之有今日之隆盛、良非無因也、昭和八年以來、工廠數已達四千另十三、職工人數十六萬三千人、公司數二千四百三十一、資本金十一億九千八十八萬三千圓、生產額十二億八千八百萬圓矣。

原來化學工業、與機械工業及其他相較、爲最難發展之工業、但在同時、亦具一有利之點、卽不需要多大之資本、一旦成功、可得較有利之結果、故對於今日以前之日本人、堪稱最適當之事業、以前雖遇種々困難、今日則日本之化學工業、非僅不遜於歐美、反有後來居上之觀矣、蓋概觀全世界、除德國而外、無能出日本之右矣、若以某種特殊物而言、誠美國法國、均有其長所、惟在大體上、則日本之化學工業、與德國相較容有遜色、與其他歐美各國相較、已足自豪無愧、且毋寧謂已較彼等先登一足矣、

惟今日之化學工業、範圍廣汎、內容亦甚複雜、欲予以一一說明、事實上有所不能、以下僅舉近來特別發達之二三工業、作簡略之說明。

(八) 染料亦轉爲出口

——德國亦已墮落後矣——

燃燒石炭(煤)之際、常發生煙與瓦斯、然此兩者之內、尙有種々成分也、我人之焚煤、目的固在利用其火力之熱、然在由煙突中所放出之煤煙中、亦含有種々成分、若任其作爲煤煙吹散、實爲一大不經濟事、而所謂石炭乾溜事業者、其目的即在於全部予以收回、分析其成分、製爲種々原料、煤被焚後所剩餘者、爲骸炭、可製爲無烟煤、在製造骸炭時之副產物、乃所謂乾溜事業中之最主要者、日本於明治十八年、已由古河鑛山、開始從事骸炭事業、至三十一年、已有數處製造工場之成立、然均未有收回副製物設備、日本之開始副產物「收回審」係以是年大阪合密工業會社之築造「沙而貝」式十六個爲嚆矢、自此以後、各地均有各式「收回審」之起築、尤以自歐戰以後、因感鐵材自給之必要、骸炭製造工業、大盛、同時、因德國之染料進口杜絕、又被迫有自給爲染料之主要原料煳(Benzo)等之必要、各骸炭工場、均採用直接由骸炭爐瓦斯中收回煳之方法、數年之間、產額大增、至其處理法、種類繁多、卽加說明、亦難了解、總之、採取石炭中所含有硫酸阿摩尼亞、最爲簡便之法、其次、方法進步後、漸能採取

燐礫以及石炭酸等化學質矣、而最進步之方法、則爲採取染料。

昔日、日本所使用之染料、殆悉採自植物界、僅作爲幫助劑、使用明礬、石灰及煙灰而已、自明治年代以後、人造染料方漸被採用、但均係由德法等國輸入、在明治年間、僅有研究人造染料之學者、實際上尙未有工業製造也、大正元年、計由外國輸入之染料、約達六百萬圓、當時之三井三池煤坑、已初次採用骸炭密之副產物燐及黑炭油 (Coal Tar 卽俗稱柏油) 開始染料工業、然仍未脫離試驗性質、直至大正三年、歐戰勃發、外國染料輸入困難、一時呈原料飢饉之狀態、價格亦一再飛漲、政府乃感促進染料工業之必要、於大阪設立日本染料會社、予以莫大之保護、又三井之三池煤礦、亦新設三池染料工業所、並投鉅額之經費、作爲研究費用、至大正八九年、所出之硫化染料、不僅能滿足國內之需要、且能輸出至中國方面矣自後「直接染料」及「酸性染料」亦相當進步、其主要種類、已能應國內消費者之需要矣、又鹽基性染料、亦已達自給需要額半數以上之域、其他如人造藍及煤染料、均已脫離試驗時代、迨至今日、則已完全驅除輸入品矣、昭和元年度之合成染料及中間物生產額、達三千六百二十萬圓、十年度更有增加、九年度之合成染料輸入額、爲九百萬圓、此九百萬圓、大部份爲日本因設備上關係而未能自製之所謂高級品、然從來繼續其量多價廉一類之染料工業之三井染料工業所、現已着手於量稍少價稍昂之所謂高級品、卽一向均仰、求外貨輸入之各種高級品之製造矣、該所投下鉅額之資本、急々完成其設備、故藍錠一項、目下既已多量運往中國矣、又日本染料會社、受政府之保護、從來卽主要製造細

小之染料、最近成績頗佳、故在最近、已將高級品染料之輸入完全驅逐、且更進一步而有輸往外國之傾向矣。

合成染料及中間物生產額		(據商工省統計表)	
年次	合成	中間物	千圓
昭和元年	三、三三六		
同二年	六、三二四		
同三年	七、〇四五		
同四年	八、九二四	六、九三一	
同五年	七、八九一	四、六五五	
同六年	八、三七八	四、三三八	
同七年	一五、三六九	六、八〇二	
同八年	一三、九八三	一〇、〇五七	
同九年	二〇、九六〇	一五、三〇六	

要之、染料之製造、在化學工業中爲最難者、歐洲大戰時、英國最感困難者、亦爲此物、工業國如英吉利者、其染料工業尙不能順利進行、故歐洲方面、殆俱受德國之供給、洎乎歐戰爆發、英國深感已非自行製造不可、乃由政府率先設立染料製造廠、廣集英國々內所有專家、從事研究、結果仍不能達到目

的、此尙非如何久遠之事也、而日本則如上所述、如三井之三池染料工業所等、由於鉅大資本之試驗及研究、卒告成功、各種設備已漸告完成、行將與世界上第一之德國相競爭矣、日本之染料工業、係完全獨立、故今後歐洲方面縱無來貨國內可毫不發生影響、且日本之染料、價廉質良、中國、印度及荷領印度固無論矣、即遠至歐洲、亦已有出口矣、德國因此大起恐慌、向日本要求締訂販賣協定、互定勢力範圍、德國不運貨至中國、侵犯日本之勢力範圍、同時要求日本勿運貨至歐洲、侵犯德國之勢力範圍、最近、雙方已訂立暫定協定、此亦近時日本工業發達一著例也。

(九) 窒素肥料工業之發展

——硫酸阿摩尼亞、與德國爭霸——

已故高峰讓吉博士、因出席美國紐沃林士之萬國博覽會、將該會出品之却藥斯登磷礦數噸及其製品攜歸日本、再加以有機配合材料、製造、所謂「完全肥料」試用結果甚佳、遂與當時之知名之士如澁澤榮一、益田孝等氏相謀、以二十萬圓之資本金、於明治二十年創立人造肥料會社、開始過磷酸肥料之製造、此日本人造肥料之濫觴也、至翌年、該公司在新聞紙上登載廣告、俄而橫須賀鎮守府之某水兵、竟致書該社、詢問人造肥料之每一星期代價幾何、服用後身體可肥大多少、可知當時人造肥料之工業、世人對之認識尙甚淺也、然其後不出十年、需要次第增加、製造廠亦陸續新設、至明治末年、日本內地之製造額

每年已達三千萬圓以上、而佔日本當時化學工業之主位焉、但大部份爲過燐酸肥料、硫酸阿摩尼亞乃至石灰窒素等々所謂窒素肥料之發達、尙是最近年來之事。

日本之硫酸阿摩尼亞、發源於明治三十四年、東京瓦斯會社之製造煤氣之副產物、自後大阪之瓦斯會社、亦接踵開始製造、然在明治年間、產額尙極微少、卽當時日本內地之區々需要、亦有難以應付之概、故由外國輸入者、殆年有增加、計在明治三十三年、輸入額僅不過二十萬九千圓者、至同四十年、一躍增至八百二十二萬七千圓、四十四年突破一千萬圓、大正元年達一千二百十六萬圓、在量的方面、明治晚年之平均、爲每年六萬七千噸、內地需要約九萬噸、雖年有增加、然內地製造額尙僅爲副業程度、大正元年、每年產額、計硫酸阿摩尼亞僅八十六萬圓、石炭窒素僅五十二萬圓、然在約三十年前、有德人化學家名費里茲、哈巴氏者、發明將空氣中之窒素與其他元素化合而固定之、將合成法變爲工業化、十年之後、又有法人名喬治、克洛特者、予以研究改良、當時神戶之鈴木商店、出資購買其特許權、在下關附近之彥島、設立工場、採用合成法製造硫酸阿摩尼亞、惟此工場、其後因種々理由、至昭和三年、轉々由三井鑛山接辦、而成爲今日之三池窒素工業株式會社之大工廠、其後意德兩國、更銳意研究合成法、而有所謂「加薩藥」及「福薩」等方法之出現、日本方面、亦陸續設立此項工場、爲期僅々八九年、已達如今日之隆昌之境矣。

硫酸阿摩尼亞工業、最初被視爲十分困難之事業、自輸入「克洛特」法後、一時曾費一番苦心、然日

本之技術家、自熟諳其製造法後、即覺其並非難事、加之、日本之水力電氣豐富、且價亦較廉、且煤價亦較便宜、故可利用石炭而興起火力發電、簡言之、日本之電力、無論為水力火力、均可以廉價得到供給也、因此之故、硫酸阿摩尼亞工業、亦發展極速、尤以自昭和五年以來、朝鮮方面之產額著增、昭和八年間、僅朝鮮一處、產額已達二十四萬噸以上、下表（製造額累年表）為商工省之調查、在八年以前者、朝鮮之產額尙未算入、又如九年度、實際上之製造額、當在表內所列數字之上、最近日本國內之消費額、每年約為一百萬噸、殆已完全由國內所生產者供給矣、不僅此也、其後之一二年間、已能各以數十萬噸、輸出海外推銷矣在以前、在阿摩尼亞工業中、本以德國為世界第一等優秀國、然現在日本進步甚速、殆有超過德國之勢、故今後之世界、將為日本及德國之爭霸市場矣、又、近時朝鮮方面、開發亦甚迅速、農家所用肥料、亦均改用新料、預料隨滿洲開發之進展、以及內地需要之增加、鮮滿方面之需要亦將增大、故該工業前途、實有無限之希望也。

一方、日本之石灰窒素製造、在技術上亦已進步至不弱於德法之程度、製造能率、亦有顯著之提高、且因水力電氣事業之發達、最近已有多數廠家、實施新時代之製造法、藉可利用以前各水力廠所放棄之不定時電力、製造石灰窒素換言之、已能利用電力之廢物、製造窒素矣、而日本所特有的條件、厥為製造法簡單、原價低廉、今後行將與硫酸阿摩尼亞事業、並駕齊驅、成爲最有希望之化學工業焉、目下已有輸出至美國及南洋方面之傾向、惟因美國設立關稅壁壘予以阻防、故對美輸出、當甚困難、惟對南洋

方面、則頗有進出之希望。

窒素肥料生產額 (據「商工省工場統計表」)

昭和元年	硫酸阿摩尼亞		石灰		窒素
	數量	價格	數量	價格	
同二年	一〇六,七八三	二一,〇三六	九七,一〇七	八,三五三	
同三年	一三九,七二二	二〇,五八三	六四,九八一	六,一四六	
同四年	二二二,四〇二	二七,〇八七	六五,一九〇	六,三一	
同五年	二三五,一八七	二八,〇六四	二一一,五九三	一七,三五五	
同六年	二六九,〇六二	二二,四四六	三〇五,五七二	一六,六四九	
同七年	三七六,九七七	二五,三一六	一九五,〇一八	九,七四七	
同八年	四一五,〇七三	三一,九二三	二八三,三八六	一六,七〇〇	
同九年	四五四,四七二	三八,九三九	二七八,八二五	一九,九三四	
同九年	七九九,三七九	七九,九三七			

註……(僅九年度包含朝鮮部份)

(一〇) 人造絲世界最優秀

——可驚的急速發展——

日本之有人造絲之誕生、乃最近之事、明治四十一年、三菱、大阪之岩井商店以及神戶之鈴木商店三家、共同出資、聘德人爲技師、於兵庫縣之網干地方設立「日本賽璐人造絲株式會社」但該社尙在未能製造又造絲之際、卽被堺市之賽璐珞株式會社所合併、當時在歐洲方面、此項工業已相當發達、日本受其刺戟、大正二年、神戶之鈴木商店、於米澤市設立「帝國人造絹絲株式會社」此乃日本人造絲工業之嚆矢、自後各地相繼設立工場、至大正九年、計已有公司六、工場八、職工人數達一千二百二十三人矣、其後復有二三公司之創立、然因人造絲工業、在化學工業之中、堪稱爲最難者、故日本方面、必須聘請德人或意人、共同研究、更因歐戰後財界之不景氣、在最初之十餘年間、實遭遇非常之困難、然經此時期後、日本人之技術家研究已具心得、遂能迅速發展、且加以日本人獨特之精緻之改良、無論在設備或製造方法上、一切以日本形式爲歸宿、結果、與歐美諸國相比較、能率已有高出、而其製造額每年累增、品質大有改善、在昭和五年度、生產額已達二千六百萬磅、達世界之第六位矣。

其後二三年內之發展、更有足以驚人之處者昭和八年度、僅加入公會之公司、每年已有九千萬磅以上之出產、而躍至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意大利矣、九年度更有躍進、而達一億三千七百萬磅、再加入未加

入公會之公司之出品、當達一億五千萬磅、十年度更激增、殆已超過二億、而已成爲世界最大之人造絲製造國家矣、生產額之半數以上、均係出口品、視其金額、八年度之織物出口爲七千七百萬圓、至九年度增至一億一千三百萬圓、原絲亦同樣由九百萬圓增至二千二百萬圓。

人造絲產額及出口額

(人造絲聯合會調查)
(生產額未列入未入公會之公司)

年次	生產額 千磅	織物輸出額 千萬碼	同上金額 千圓	原絲輸出額	同上金額
昭和三年	一六、五〇〇	一八、〇三〇	八、三二九		
同 四年	二六、三六八	四八、四八〇	二八、一六八		
同 五年	三五、九五九	八九、八三五	三四、九三四		
同 六年	四六、七六四	一三九、五二〇	三九、七一三	二、五五五	二、二四四
同 七年	六四、三八二	二四一、七一九	六〇、五三九	七、二九四	五、八六〇
同 八年	九〇、四二八	二六〇、〇五四	七七、三六五	八、八六二	九、四八三
同 九年	一三七、七九五	三四五、六五五	一一三、四八四	二二、一七七	二二、三九九

美國愛迪生氏嘗有言々「在今後五十年中、人造絲行將世界之天然絲驅逐完盡」當時居世界天然絲產第一等國家之日本等國、嘗笑之爲外國人之夢囈、全不介意、然在二十年後之今日、日本竟爲世界第一大人造絲國矣、化學進步之驚人、有如此者、由工業本身言、日本不僅在化學製絲工程上已收勝過歐

美人之成功、其他如成絲後之處理、——卽裝箱出口、或上機械織綢等々工作、日本人在全世界中、亦最爲優秀敏捷、歐美人本慣不敏捷之工作對於熟練勞動者、支付非常高昂之賃銀、而日人則利用其數百年來紡絲之經驗、卽稚齡少女、亦能巧妙工作、故製造費亦較外國爲廉、故在任何方面、此項工業、將與從來之天然絹絲、同爲日本最優秀之工業也。

惟日本所用原料爲木材、日本非產木國家、誠屬遺憾、然概觀其他之人造絲國家、亦非均自國之內有現成原料者、如美、意、法、以及德國等人造絲生產旺盛之國家、均非於自國內製造人造絲纖維者、而均由海外輸入者也、故此種難題、非日本所獨遇、完全毋須擔憂者也。

(一一) 機械工業亦已向世界發展

——日本已無不能製造之機械矣——

關於機械工業、明治七年、政府購入奧國維也納博覽會所出品之機械類、供國人一般觀覽、獎勵其利用、同十二年、工部局復試驗所謂洋式之機械製造、養成職工、仿造英國製絲紗紡機、開始運轉、然性質幼稚、終歸失敗、然此等幼稚之機械、却造成今日日本機械工業之素因、自此時起、各種工業急速發達、然尙局限於官私之造船所、鐵道車輛工場、兵器工場、有機械之製造、此外無足稱道者、機械工業之所以較其他工業落後者、因各種工業發展迅速、機械之需要旺盛、與其僅依內國製之機械、寧以採用

輸入品爲迅捷便利、一方、資本均已集中於其他事業、故絕非日本人無製造機械之能力之謂也、舉例言之、於明治八年所創設之田中機械製造所（即後日之芝浦製作所）在當時爲最大之機械製造廠、使用職工六百人、主要製造海軍工廠用之機械、至明治二十六年、鐘ヶ淵紡織會社突然向該社定造一千三百匹馬力之橫型三聯成汽機、至明治二十九年而告完成、該項汽機、在陸用汽機中、實爲非常之巨型者、依當時之日本機械工作狀態、無論爲定造之鐘紡、或接受製造之芝浦製作所、確爲大膽無謀、因而一般熟悉此種之人、均料如此造成之機械、使用不出三箇月、定必損壞、而事實上鐘紡將之安置於兵庫工場、於以後之三十二年間、晝夜開機、直至昭和三年十二月、因工場改用電機、方令休機、聞該機至今尙保存於鐘紡兵庫工廠中也、其後日本從來有製造如此巨大之陸用機械者、由今日思之、誠不失爲一美談也。

日本人爲生就之敏捷者、此係統統及人種之關係、自古卽已發揮巧妙技能、如往時所造之刀劍、甲冑等武器、決非他國人所能仿倣者也、結果、諸凡日用器具、所製造者均精巧密緻、故當製造西洋式之機械類時、最初在工程之學習上雖難免需要歲月、一至學成之後、卽可以加速力製造矣、泊乎今日、凡西洋所能製造之機械、日本無有不能製造者矣、例如紡織機械、往日之英國雖居世界首位、然在今日、日本出品、已較英國貨優良多多矣、甚至日本之紡織、反輸入本家之英國、或前來購買日本之專賣特許、號稱世界第一之勃拉特、已在製造日本豐田式織機矣、孟吉斯德之紡織廠、均擬改用豐田式機、此種景象、由日本國民視之、實愉快莫甚焉、關於電氣之諸機械、往日殆可謂全部仰給於美國及德國品之輸入、然

在今日、均已由日本自行製造、否、反已達到日貨出口之狀態矣、截至昭和八年底爲止、日本製造機械器具之工廠數、達七千八百五十家、職工二十四萬九千人、公司數二千四百五十二家、資本金達七億七千五百二十萬圓、生產額方面、昭和六年爲四億九千八百萬圓、七年五億九千八百萬圓、八年激增至八億八千八百萬圓、輸入機械、六年爲八千萬圓、九年增加至一億四千三百萬圓、一方日本機械之輸出、亦由二千九百萬圓、激增至一億二千四百萬圓、結果入超逐年減少、今後若繼續努力、則日本之機械器具工業、行見不僅能滿足國內及遠東方面之需要、其必有向世界各國進出、與美國或英德等國之機械之競爭時代之到來、蓋可拭目以待也。

第二 基於國民的特性之躍進

第二 基於國民的特性之躍進

(一) 急速度發達之原因

——此現世界之大問題也——

日本各種工業、如上所述、因迅速躍進發展之結果、現今不僅已摩擦歐美諸國之壘、其中如紡織工業、即久握世界紡績業霸權之英國孟吉斯德、亦已感日本紡織進出之不能抵抗、發悲鳴之聲矣、更如人造染料、德國之染料廠、懼日本勢力之伸展、前來要求締訂販買協定、人造肥料、亦已由輸入而轉爲輸出、其他一切工業、亦均同此步調飛騰、不僅技術優秀、價格亦極低廉。

至如綿布類、原係大量及金額鉅大之商品、然與英國出品相較、日本品之生產費、竟較廉五成、故孟吉斯德之紡織家、遂不克與日本競爭矣、此外各種工業品中、現已引起歐美人之非常注意者、尙有腳踏車一物、以前日本所用之腳踏車、大抵由美國輸入、價格亦較今日昂貴多々、余等在童年時代、乘用腳踏車、被目爲豪奢之舉、今日則普及全國、價格亦減低不少矣、不僅日本人能乘用價廉之腳踏車、且以猛烈之勢、向歐美各國輸出矣、全世界各國雖均設高稅阻止、結果仍無效力、傳聞美國對日本腳踏車

之關稅，竟高至值百抽百，而日本之腳踏車，仍依然運銷於紐約，且較美貨價廉一半也，其他如荷蘭、如德國、乃至如英國、莫不有日本腳踏車之行駛，如上所述，日本所製造之機械器具類，內有數項，其價之廉，實非吾人所能想像也，更如常在新聞上所看到之小電燈泡，原為非常細緻之工作，而由歐美人視之，則為一極困難之工作，而日本人則怛然處之也，故所售價格，僅及（或竟不及）歐美貨之半，全世界之任何處所，殆無地無日本小電燈泡之踪跡矣。

東京某富豪，嘗自英國聘來一家庭教師，該家庭教師，在銀座（按，東京最繁盛之街道）購得橡皮鞋一双，所費代價，僅為五角，該英人不覺為之驚奇，蓋在英倫購買，則非二圓日金之相等代價莫辨，為何日本如此廉，英國如是貴，百思而不得其理由，因而向某貿易商求教焉，在今日之日本，無論為鉛筆、領帶或襯衫，莫不較他國為廉，以前出洋之日人，常於到達倫敦之後，購買洋服及皮鞋，歸國時必携購而返，今日則適得其反，常在日本製購洋服及皮鞋而再出國矣，予之某法國友人來日遊歷，及其歸也，詢余購何種土產物為最宜，予即答之曰，日本現盛行絲綢洋服，價廉而新奇，曷不購之作為歸國之土產物乎，此乃最易辨到者，予將贈君絹綢，請君携歸祖國，再予調製可也，否，在日本縫製，較在法國調製為廉，可製成洋服後携歸也，法國友人聞言，果然在日本製就洋服而携歸矣，不僅洋服，一切莫不如是，一言以蔽之，價廉物美是矣，回憶至予等數年前乃至十數年前赴歐時之情景，誠令人起隔世之感也。

然則日本產業之能於僅々之五十年，最長亦不過七十年間有如斯之躍進的發達，其理由果安在乎，此

乃今日世界之大問題、報章雜誌、討論者再矣、依予個人之意見、則其第一個原因、爲日本人之精神的鍛鍊、爲技術之優秀、第二爲日本人之勤勉努力、日本人之生活式樣簡便、第三爲組織經營之巧妙、以下卽就此數點、分條略述之。

(二) 精神的鍛鍊之特質

——與外國人迥然不同——

依予個人之意見、我日本人者、與歐美人及中華民國人不同、自古以來、無論何事、均作精神的思考、精神的努力與奮勵、此日本人獨具之特質也、彼歐美人及中國人、凡事均作物質上的思考及打算、我日本人固亦作物質的打算、但同時尙具精神的思考之特質也、此特質之表現、爲武士道、關於日本之武士道、若予以學問的詳細分析議論、將遭遇種々難點、予則擬以極簡單之說法解釋、使任何人均能了解、卽不作物質的及私利的打算、而凡事均作精神的思考之一特質、其表現於武術之上時、卽爲武士道、此特色、不限於武人、日本全國民同具之特質也、故在商工業及其他各方面、常有相同之思考之表現。

此事而予以理論的說明、固佳、然予非學者、對理論之說明並非得意之作、且時間上亦有所不許、故茲僅舉出二三實例、予以說明、在予爲便利、諸君亦可容易了解、然予所舉之例、果爲事實乎、或含有幾分小說性質的材料、則予不能保證、且覺殊無加以追究之必要也、祇須能了解日本人之精神、卽可矣。

鄉義弘氏、諸君均知其爲元應時代之鍛刀之名人、義弘雖僅爲鍛刀匠人、然固信日本之大、無有人能出其右者、某時、伏見天皇下詔、向全國之十八名刀工、每人各徵刀一把、義弘當然自深信彼所鍛治之刀、必被選爲第一名也、而事實則否、由相州之正宗當選爲第一名、義弘大爲不滿、以爲正宗這傢伙、鍛刀術甚拙、而善於交際、彼之出名、必由於賄賂無疑、因而忽下決心、親至相州、與之談判、或竟在一刀之下、結束正宗、乃以決死之心、由越中松倉、不遠千里而向相州出發、一到正宗之家附近、卽遙聞鍛刀之聲、義弘乃偷偷走去、由小窗中詳視作場之模樣、在此一瞬間、似受驚者然、與正宗氏對面時之義弘氏之態度、已突然一變、剛才之怒氣全消、坦然對正宗曰、

「余坦白直言、余之遠自越中來此、原意欲與足下一決雌雄、或竟殺死足下、然頃間拜見足下之作工情狀、余已悟余之不及足下之處、因余素好酒、作場中常置酒飲酌、一至暑天、常露雨臂而打鐵也、而貴下之作場、則井々有條、清潔而有秩序、余茲已決定拜貴下爲師、貴下之威儀堂々、潛心鍛鐵之狀、無怪其能造出天下之名刀也、余一向自慢可藉一腕之力而能製刀者、今已覺其慚愧矣、敬請收余爲徒弟、使余作心的修業也」

言竟、向正宗双手作拱、由此、義弘遂在正宗作場作精神的修業、結果、與正宗、吉光三人、共成爲日本三大名刀師也、後世之相州傳中、義弘之名亦得永垂不朽、此乃日本之刀匠之標本的典型、由此我人可知刀不能僅用腕力鍛冶、尙須用精神及魂靈加以完成也、日本此後之能有國寶的名刀之問世、胥此

精神的鍛鍊工夫之賜也。

又在織田信長時代、有一名「一貫主播磨」之著名鐵匠、一貫主所鍛成之鎧、能抵禦鐵砲、因而有「無楯之鎧」之稱、某時、一貫主奉信長之命製鎧一領、信長曰、「果能抵禦種島之彈乎」、一貫主曰、「然」、返答之時、意頗自得、信長乃手持種島之彈曰、「然則請穿此鎧、予將作試擊矣」、一貫主立即穿上自己所製之鎧、全無恐懼神色、立於信長之砲前、信長描準砲眼而將開砲、旁立之將卒、莫不胸爲之躍、而一貫主則屹然不動、信長觀此情狀、忽釋其所持之種島、笑曰、「予已明白無楯之鎧之真價矣、速言價值、予將如數付汝也！」此乃係一貫主以滿腔精神、及確信所製成之鎧、自信信長之種島之彈、亦決難洞穿、遂泰然立於砲口之前、名工之精神、已充分表現於此矣。

(三) 生命不足惜、名譽乃第一

——古來之工藝家氣質——

日本之工藝家及藝術家、苟係自己之工作、則物質上之利害得失、俱已置諸度外、真所謂捧呈自己之生命而奮勵努力、求能成爲一代之名工、但求發揚家名、絕不願稍辱名聲、此與昔日之武士、於出世之際、絕對不願因物質及一切利害關係而污辱武士道、若有污辱武士之名譽者、則不惜以生命死守、正復相同、此種事例、歷來甚多、以下僅將余所記憶及者、爲諸君述之、在日本之所謂「講談」（即說書之

類)中、常可聞及、一段故事、即昔日江戶(今日之東京)三十間堀、有源五郎者、善作「能」(日本一種舞)之假面、在當時、日本藝人之製作能之「面打」者、無有出源五郎氏之右者、然源氏具名人氣質、當有人要求其製作時、若要求者爲彼所不齒之人、決不輕自應允、縱令貧窮、決不作奉承之事、與妻君勝之間、斯時已生一八歲小孩源白助、源五郎終日不工作、白晝即飲酒、使妻君困苦不堪、妻君忍無可忍曰、「再過四、五天、將值孟蘭勝會、備一事也不做、終日飲酒、一至佳會到達、可憐的源兒、連一件浴衣亦無力購製矣!」觀世太夫所定之面像、不已在三年之前收取工金、至今尙未完成乎、不覺對觀世君抱憾乎、源兒不可憐乎」、半醉之源五郎聞言、即自是日起、入工場工作、將三年前觀世太夫所定作而中途停止之般若之面、拂去塵埃開始其得意之彫鑿。

四、五日後由細工場出來之源五郎、已手持形相瞋恚之般若之面像矣、女房大喜、惟謹惟慎、將鬱金木綿之包袱包好、令源之助親送至鄰近之木挽町之觀世家、觀世太夫斯時方大張酒宴、以醉眼一視般若之面、即賞讚曰、「源五郎誠名不虛傳、做得多好、但予之定做、已在三年以前、今日已是孟蘭之十三日」語至此、觀世太夫頭腦中突然恍悟、源五郎因孟蘭節到、需要金錢、乃急急作成者、因而方始覺其彫刻之精良者、忽覺其醜面惡矣、太夫顏色急變、勵聲而言曰「對天下之「能」大家觀世家之主人、竟以如斯疎略之面像見示、是何理乎!」速回家、告汝主人源五郎」言竟面向裡、將面像擲於地上碎之、源之助受此無情之叱責、對觀世大起怨恨、手抱被擊碎之面像而歸、親子三人不覺相對而泣也。

此事發生不久，源五郎即於自己之細工場，以往日己所愛用之鑿刺喉管自殺，有遺書一封，謂己藝爲觀世太夫所蹂躪，不勝慚愧，因而自殺，但望源兒見此鑿而思及其父，一生懸命修業，而成爲面像之名雕匠也，至囑母子兩人遷居下谷，過十二年澁苦生活，源之助承父之天才，手腕蒸蒸日上達，某君發見源之助之具非常人處，命彼彫鑿四谷大宗寺之閻魔像，工成，神彩奕々，源之助遂名聞江戶矣，一日，木挽町觀世家之使者往訪源之助謂太夫家大客所新近有「能」舞臺之完成，務祈彫作般若之面，作爲開幕之用，源之助即齋戒沐浴，淨其亡父記念品之鑿，寢食俱忘，般若之面告成，先以之供於亡父位前，以弔英靈，然後親自持至感慨無量之觀世太夫家。

計自事件發生，迄今已十二年，觀世太夫頭上，亦已白髮斑々矣，大喜之太夫，以大奧之舞臺將於次日揭幕，今日將戴此面作演習，命源之助在傍參觀，源之助喜應之，緞子鱗形之錦服，緋色之袴，右手握撞木，上戴般若面像，太夫於歌謠抑揚聲中，出現於舞臺之姿態，洵爲壯觀，演習既畢太夫令弟子去面，奚知該面像似已膠着於太夫面上，欲卸不得，愈焦急，膠着愈緊，在旁靜觀之源之助，以爲父仇已報，中心窃喜，然又覺不忍，親至太夫之前，口誦亡父之戒名，伸兩手去面像，面像卸下矣，觀世太夫之面顏上，已鮮血淋漓矣。

觀世太夫曰：「源之助，觀世太夫知汝之技矣」並請道其始末，源之助儘量告之，觀世太夫驚於源五郎之英靈及源之助之非尋常手腕，遂下決心，明日大奧舞臺揭幕之際，縱令該面像將膠着己之面顏而永不

脫落、亦無妨、予決心消滅十二年前之罪障矣、翌日、戴面演能、成績非常良好、大奧所得印象亦佳、源之助後得太夫之援引、得享榮華焉、此雖僅係一彫刻師之故事、然其爲自己之工作、身心全力赴之、不從物質的打算、以捨身的精神、從事工作、由此父子之悲壯故事、亦能充分諒解矣。

(四) 日本工人之膽魂

——懷短刀而渡美之技師——

在余服務之公司中、有一職工焉、逐漸擢昇、居然「出世」雖一無學問、現已爲公司中第一個造紙技師矣、此人姓名爲誰、余無詳告諸君之必要、然余確認彼爲日本第一個造紙名人、余乃決心派彼往美國造紙廠學習、因此舉於此人自身、乃至於日本之技術發達上、兩有裨益也。

然此所謂造紙家、其技術在日本爲第一、在社會上亦有相當資格、收入亦不惡、但苦不識英文、即ABC亦不能記憶也、此誠困難、余乃特別另派大學出身之技師兩人爲之從、同時、余以如下之介紹信、煩帶交美國造紙工廠之專務董事長、

「此人係由一介工人而得今日之地位者、雖無學問、在公司中已服務二十餘年、在造紙、一工作上、彼乃日本第一個名人、惜不諳英文、君或將視彼爲一魯男子、實際上並非如此也、彼帶有鉅額現金、該人私人費用、決全部由余負擔、故請以六箇月爲期、准彼在足下之工場見習、是所至幸」

自此之後，先生遂得每日出入於美國之工廠矣，然此公一則無朋友，二則不通英語，三則根本無工作之可言，每日踽々其行，被彼邦之職工視爲來自日本之怪物，嘲弄備至，一時，機械忽然發生障害，該機平時一分鐘間可以出紙千尺，現則切斷之紙，如洪水然突機而出，不瞬間而滿場紙屑山積，殆已無立足之地，美國之技師及職工，手忙腳亂，莫知所措，先生冷眼傍觀，心中暗忖，美利堅人固作何事者乎，眼睹彼等如此狼狽之狀，初則面呈苦笑，繼而思路一轉，以爲美國人徒事誇張，一至機械發生障害，則竟無人注意及障害起於何處，僅手忙腳亂，醜態百出而已，畜生，今日余將以日本人之手腕示汝等矣！言未竟，此先生即脫出上衣，飛往機械部，立時予以修竣焉，美國人大爲吃驚，覺此日本人誠偉大，余美國人全體同事所不能制御者，彼於脫衣之一瞬間即修竣之，是晚同至酒吧間，雖然言語不通，均勸其痛飲可口臺兒及魏斯基等洋酒，更翌日，此先生亦邀彼等至酒吧間，勸飲香檳，以爲答禮，美國人乃愈爲吃驚，以爲此公的確偉大，深致欽佩。

按諸當時美國紙廠工人，因每小時工作均有規定，一旦發生急事，因無替手，頗難中途離場，此位先生，現既朝夕在場，遂均托其替工，「喂，朋友，我有事外出，請代我做一小時吧，「好！」及至本人歸來，美國工人欲付工資時，該先生則拒不接受，美人乃又擁彼此酒吧買醉，翌日，彼則復同樣答禮，如是者久之，彼與諸工人感情漸佳，美人且都信任之焉，得此良機，先生乃將各種機械均一一畫出樣本，即欲携之歸國，然彼從未受過學校教育，所描繪者極爲惡劣，及被美國之技師及職工所見，均願代彼描

繪、凡彼所願意學習者、現俱親由美國職工技師之手、一一爲之繪爲樣圖矣、彼乃得滿載而歸焉。

此男子赴美之時、行篋中藏有短刀一把、余直至彼歸國後方知之、即詢之曰、「足下持此物赴美、不無必要乎」彼乃侃々而談曰、余不遠千里而至美國、彼邦人士若有侮辱余之處、不將不能歸日乎、若果受美國人之辱余必以短刀剖腹、不再歸還日本也、余聞言大喜、曰、足下誠日本第一個紙匠也、汝之心境誠屬偉大、此人至今仍在余公司中服務。

(五) 如此氣概、如此技術

——脈中流動着傳統的血——

先年余嘗向英國定購一分鐘內能出紙一千尺之造紙機、該機長六十間、能造濶一百四十二吋之紙、故佔地頗廣、然因係廣大之機械、裝置即頗費周章、所謂六十間（日本長度名）之中、若彼此稍有一分一厘之廣狹或高低、則一分鐘間即少出紙一千尺、製造斯機之英國廠家、以爲此項機械、在英國亦爲最新式者、決不可令日本人自己裝置、決由英國派來技師一人及匠工四、五人、請日本方面支付旅費、余亦覺是言良是、擬應允之、迨至與工場方面商議時、彼等以爲々日本人之名譽起見、非由日人自身裝置不可、且謂日本人確乎已能自行裝置、余乃電知英國廠家、拒絕技師職工來日、而英方隨又來電、謂請以此次爲最後一次、由英人代爲裝置、余又向廠方商議、廠方謂日本人願以生命博此名譽、決定自己裝配。

余乃曰、諸君既謂願以生命博此名譽、余自然當令汝等裝置、但余同時亦有條件、須以古代名匠正宗氏鍛刀之精神、齋戒沐浴而精進。在該機械尙未裝置完備之前、諸凡之飲酒、逛女人、乃至任何夜遊等事、一律均在禁止之列、諸君之記誦、非有正宗之心境、恐鮮成功之望也。一方、余即以電報通知英國、該機之裝置、決由日人自力爲之、不願勞英人之駕、堅決拒絕英方請求、機械到日矣、距裝置完成之日僅四、五日時、突有英國派來之技師一人及職工長二人、來叩余之門、余乃問之曰、「君等來此何爲」彼等則縷々述其理由曰、貴下之電報、余等已接得矣、然余等思慮再三、覺日本人決不能裝置是種巨機、萬一裝置不佳、因而不能出千尺之紙、英國製造之機械、不將蒙不自之冤乎、總之、現在裝置行將告竣、但願准余等前往一視、於願足矣、誠然、由製造家之立場言、此乃責任感之表現、此三人之來、誠不容輕加責備、余亦不忍拂其好意、派人領之往工場參觀、不久彼等自工場歸來、熱烈握余之手曰、「安心矣、非常安心矣！」余詢其何事安心、彼等謂前往貴工場、見機械安置甚佳、竟可謂一無缺點、並且、余等向日視爲困難之所、已完全予以校正矣、恐其成績、已在英國人之上、實足敬服、余等今已無視其開車之必要、將來原班輪返國矣、但願在船上能收到貴廠試車圓滿之電報耳、余因彼三人不遠千里而來、當晚爲之設宴歡迎、席上交換種々意見後、英人不覺感慨係之曰、若照此步調前進、日本不至再度購買是項機械矣、因不久日本必能自造之也、日本人誠偉大、——此已是十餘年前舊事矣。

余之工友、受英人如此讚美、均感欣喜、並毫無隱蔽、闡明日本人之真心曰、實際余等均以生命爲孤

注之一擲也、事若失敗、我等均將剖腹自殺、余亦覺其言之善、舉盃祝酒、此種精神、即在今日、亦隨時隨地可遭遇也。

無論爲政治上的問題、法律上的問題、或一般社會上的問題、處世之道、古人均具無上的犧牲精神、現代人則採利己的、輕薄的態度、雖然、我等尙不能謂現代已無此種古風之存在也、故亦無專事崇拜古代、痛罵現代之必要、現代人乃昔人之子孫、祖先之血、在傳統上可傳至數百年而不絕、我現代之日本人、在僅々之五十及六十年之短期日內、已能將歐洲文明咀嚼消化、卽如工業一項、自移入日本後、上至技術家、下及職工階級、上下齊心、發揮日本人特有之精神、努力於修業、研究及改良、此乃今日之日本能有今日之驚人發展之第一個原因也、換言之、由吾等祖先傳來之可貴之特質、不限於陸海軍人、卽工業及商業或運輸交通、均有充分之發揮焉。

(六) 日本人之勤勉努力

——歐美之公司竟無夜班——

與世界任何國人相比較、日本人不失爲最勤勉奮鬥努力之民族、歐美人方面、若是八小時工作時間、則僅在此規定時間內工作、決不會在規定時間以外再作工作也。

日本人則否、例如上寫字間者、本來祇須於上午九時上工、工作至下午五時(中間有一小時之午飯時

間，已可，但日本之任何公司，均有所謂值夜者，被命作夜班勤務之人，均願々意々工作，從來無口出不平者也，所謂值夜，有守值全夜者，亦有值班至十一時或十二時者，故在日本之工業組織下，半夜縱令發生事端，立即可以開始活動，假定某工場於半夜十二時或一時，二時發生火災，工廠方面，以電報電話通知本社，本社之夜班接到電話或電報後，立即通知社長或董事，故能立即開始善後措置之談話，反觀歐美之工場組織如何乎，無論何處之公司，即在工場之內，亦無所謂夜班之存在，故一旦發生大事件後，即拍發電報，亦無收報之人，結果惟有將電文拋入郵政信箱之中，至翌日各人上工之際，早已空待數小時矣，倘無法而打電報至社長及董事家中，社長及董事收到電報矣，然因公司中無人，結果亦無法可施也，不得已，惟有至翌日公司上工時間開始後，再講處置之道，此歐美工場組織之概要也，由此觀之，亦可知日本人之爲如何勤勉，及如何努力矣，日本人與外國人競爭而能勝利者，其原因之一，卽爲此，日本而亦如歐美人然，頭腦中存時間制度之觀念，祇須作規定時間內之工作，即可稱盡職，日本之工業決無今日之成就也，此卽日本之國民性與歐美人大不相同之地方。

更言食料方面，日本人能飲味噌汁，食野菜及魚類，營極簡單而有效的的生活，同樣，日本之工場組織及事業經營組織，亦較歐美人優秀有效數倍，值夜制之設立，僅其一端而已。

(七) 簡便而有效的生活

——國際勞工調查員亦感嘆——

其次，余覺日本生活方式樣之簡易，亦爲助成今日日本產業之重要原因，生活方式樣既簡單，所需費用亦少，食費亦所費無幾，因而賃銀低廉，生產品成本乃輕。

關於此點，一般人常非難日本之勞賃低廉，勞賃之所以低廉，因日本之生活惡劣，故實因日本之資本家虐待勞動者，榨取勞動者，日本之商品方能如此價廉也，此不了解日本實情之國家最初之非難也，國際勞工會議中，殆每年有此問題之提出，且不僅歐洲之勞働界方面，即日本之勞働界，亦有如此之呼聲，而成爲總攻擊日本工業之主要理由。結果，國勞方面亦覺有首先調查日本實相之必要，由國勞勞動部之法人摩業德氏（Maurets）來日調查日本之勞働狀況，余等曾與摩業德氏會晤，答覆彼所提出之種種質問，因覺當時之質問應答，以之發表於此，所謂日本勞銀低廉之問題，可迎刃而解，請爲諸君略述之。

國勞代表最先詢問紡織工廠之勞働情狀，此誠最好之例，摩業德先詢日本之紡織廠，女工每日之工銀若干，余等答以日約日金七角左右，彼乃曰：「此僅及歐洲之五分之一乃至八分之一，實非常低廉之工銀也。」

「與歐洲相比較，誠爲可驚的低工銀」

「然則日本之女子紡工、以此七角三低廉工銀、如何生活乎」

「因紡織廠供給女工食糧、每天食費爲一角五分、而寄宿舍及其他之用費、全部由廠方供給、故紡織女工一天祇須付一角五分之膳費、在生活費方面、即可不需任何支出矣、但女工之另用錢、則不可缺少也、所謂另用錢、係指結髮、外出時之電車費、以及購買木屐及草履乃至皮鞋之費用、合計當爲一角五分左右、故一日七角之日薪中、祇須有三角、即可生活、故每日尚有四角之剩餘、年青之女工、均以此四角作爲存款、或以之作爲自己之結婚費用、或寄回鄉里、援助農家之經濟、蓋日本之女工、大抵來自農村也」

摩氏乃問、此一角五分錢、係食何物乎。

余等答之曰、日本之食糧、以米爲主、此外加以魚、野菜、味噌（醬）等、由廠方言、一角五分錢之膳費、當然應支出若干津貼、但亦限於燒飯之瓦斯費、水費、以及器物破損及新設等費用而已、總之膳費方面、一角五分已足夠、榮養價值、絕無缺少之虞也、蓋米之爲物、我人一向雖未注意、係一榮養價值極豐富之物、維他命之含有量亦多、食米之後、即不食肉、對人類活動之原動力、絕無不足之虞、故在日本之勞動者中、作最激烈之勞動、而需要非常機敏動作之火夫、或需要如樵夫之非常氣力者、古來均特別重視米、不食良質之米、即難工作、因無「力」之發生也、昔日之勞動者常云、「食麥飯不能活動」我人雖覺其言之過甚、然最近學術進步、而有榮養研究所之設立、研究食物之榮養價值之結果、發見日本之米、含有鉅大之榮養價值、維他命之含有量、亦有徹底的學術的研究、結果乃知勞動者之選米

爲食料、良非無由、故敢請勞駕至研究所、直接與該所之學者晤談、要之、由余輩日本人視之、余等之得食榮養價值豐富之米、乃一種幸福、日本人使用體力及精神而活動、決不願落歐美人之後、即不能如歐美人之食肉、亦能絕不妨碍身體、而繼續活動也。

又、魚之爲物、與歐美之肉大異、歐美人所食之肉、製造之時、需要廣大面積之土地、換言之、若無牧場、即不能飼牛羊、一至冬季、即非予以預存之乾草不可、水已凍冰、非飲以水不可、所費手續、繁重非凡、故飼牛豕羊、當然非土地及人不可、而魚則不然、日本人最幸福之事、爲四面環海、海中有各式各樣之魚之自然繁殖、既不要土地、亦無需人手照應、更毋庸飼料、魚係自然生長、故不需任何人爲之培養、製魚毋須原價、漁之即得、大漁之際、獲得既多、價值亦廉、既可漬以鹽而乾藏之、當交通發達之今日、藏之以冰、即可由火車裝運至各地、故在今日、即一向無緣食鮮魚之甲州及信州之山奧之絲廠、或上州山奧間之工廠、亦可食到新鮮之鱒魚及鯉魚矣、又、在暴風雨季節、因魚價高、勞動階級之人無緣購食、當此之時、祇有由比較上流階級之商人、付高價購食、但勞動階級、則並無食鮮魚必要、而可食鹽魚或蔬菜物、關於蔬菜、日本方面價格非常低廉。

然余等尙恐如上說明、不能得彼方之諒解、故對摩氏曰、請同往紡織廠之寄宿舍、視其實際、確定余方所言者是否爲事實、余等乃前往實地視察。

摩氏聞此說明、仍疑信參半、以爲此乃資本家之鼓吹舌簧、然國勞之代表、其後經往名古屋、大阪、

京都、實際進入各紡織公司及寄宿舍、詳細視察女工之生活狀態後、復歸返至東京、而來訪余、余詢其視察結果如何、摩業德曰、「余驚佩矣、第一、日本紡織女工之寄宿舍、與歐洲之女學校相似、而紡織之女工、則恰如女學生、余往觀察之時、彼等適在開動留聲機、且歌且舞、熱鬧非凡、彼等之生活、誠快樂無比也」余乃詢彼食物之榮養價值如何、彼曰、榮養均甚充足、未見有榮養不良之女工、余詢其曾否往余所介紹之榮養研究所、曰、去過、並謂曾晤該所某醫學博士、調查榮養價值、且已獲得一報告携歸矣、總之、歐洲之工廠、工人之生活非常陰慘、決無高談言笑、載歌載舞之事也、反之、日本之紡織女工、則其生活實甚明朗、摩氏表示其驚嘆之意、倘若資本家確在虐待及榨取勞動者、決不能有如是明朗快樂之生活也、且亦全不感彼等之生活爲劣等、工場空氣之流通既佳、日光之曬射亦善、衛生上之設備亦甚完備、總之、感佩一語、是以盡之矣。

摩業德氏歸歐後、提出報告書、余最初以爲摩氏對余等所言者、多少含有敷衍之言辭、故聞其報告書提出、爭先評讀、以爲彼在實際之報告書上、對於日本之勞動生活、必有反對的乃至深刻的觀察、豈知讀完之後、余所疑慮之點一字未有、從首至尾、均十分諒解謂日本之紡織女工之生活、大可滿足、余當然亦大感滿足矣。

(八) 生活簡易、經營巧妙

——英國經濟使節之述懷——

其次、復有英國經濟專使本比爵士 (Lord Barnby) 之來日、本氏之頭腦、比摩業德氏稍進步乃英國有名之事業家、自身既從事於事業之經營、且因歐戰時有功邦國、賜稱爵士稱號、誠具有事業經營及政治手腕之偉人也、彼膺選爲日本經濟使節之團長來日後、卽來余處謂願視察工場、余乃親自與之同往、令其參觀余之造紙工場、斯時余等已另行出資、設製氈公司、作爲造紙工場之附屬工場、乃亦偕往參觀、斯時正值午食時間、余等經過食堂、本比氏詢余曰、此何處也、余答之曰食堂、彼乃問可否入內一觀、余應之、導之入內焉。

食卓之上已置有大批之辨當 (膳料)、飯方煮熟、熱氣襲上騰、本比氏指之曰、此何物也、余答之曰「職工之辨當耳、」氏聞言大驚、蓋如英國等國之工人、均在機械之角隅食冷麪包及冷肉、飲冷水、此乃勞動者之晝飯、肉雖能食、飲料則祇有冷水、若熱咖啡、則被稱曰豪舉、勞動者中、無此福份也、然在日本、食熱飯、飲溫茶、本比爵士之吃驚、良非無理、本比爵士復曰、可允彼一嘗此辨當之味乎、余欣允之、爵士不用箸、直伸手擱飯菜而啖、又詢此爲何物、余一一指之曰、此爲魚、此爲野菜、彼乃問代價若干、余乃問工場內之人、則曰一餐八分、余譯成英語而告之、本比爵士復問、日本之八分、合英幣幾乎、余

一時竟爲所困、漫然應之曰、「當爲倫敦泰晤士報一份之代價耳」先生乃大驚、英國所謂倫敦泰晤士報一份、卽東京之朝日新聞、日夕新聞或讀賣新聞一份、謂購買報紙一份之代價卽能抵當一餐之費、卽東京之人、亦將驚奇歎、本比爵士非常吃驚曰、「誠然、日本偉大、八分之微、如何可充一飽乎」因日本能辦到故耳」先生乃向余坦白宣明、此在英國決難辦到也。

先生與緻甚佳、詢余工人住於何處、可否導彼前往一觀、余曰善、引彼至工人之住宅、於此先生又吃一驚、曰、英國勞動階級所居住者、往夕爲僅有小窓一扇之室、光線既不充分、且往夕五人七人、家族者亦同居一處也、先生亦曾觀察歐洲方面之職工住宅、誠十分陰慘而不愉快、然日本勞動者之職工住宅、均設有玻璃窗及屏風、全部打開之後、陽光直射而入、空氣之流通既佳、疊(地簾)與廚房、亦甚清潔、與英國工人之住家相比較、誠令人感佩其清潔明快、先生乃欲上樓參觀、余乃導之登梯、爵士經詳細觀察之後、雖覺其簡單素樸(恐必覺其過於貧弱乎)然光線甚充分、甚合衛生、而佩其能令職工健康增進、乃問房租若干、余乃詢問室內之職工、則稱地簾之損失費每月約自二角至一圓、氏又吃一驚、繼詢「電燈費幾何」曰、「電燈由公司供給、每月一角五分」、聞此說明、卽膳費僅值倫敦泰晤士報一部之代價、房租每月二角以上、電燈費一角五分、如此、則勞動者之工銀雖廉、亦無妨矣、本比爵士又覺驚感交集矣。

至此乃至工人之浴場、「此何處乎」、余等答之曰、此職工之浴場也、工人一天工作之後、身體積污不少、故工作告竣後、卽入湯洗澡、以清淨之身體歸家也、公司方面、因採用「愛克沙斯特」水汀、有熱水之

六大國貿易比較表

國	法 國		德 國		意 國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千元 (4,226,589)	千法郎 (45,754,933)	千法郎 (44,095,362)	千馬克 (8,798,497)	千馬克 (12,862,055)	千里拉 (18,274,261)	千里拉 (26,200,484)
千圓 8,486,990	千圓 35,96,337	千圓 3,465,895	千圓 4,205,681	千圓 5,909,062	千圓 1,937,071	千圓 2,777,251
(4,430,888)	(59,677,930)	(59,598,321)	(10,414,459)	(10,001,443)	(18,664,519)	(25,878,856)
8,897,228	4,690,685	4,684,428	4,978,111	4,780,689	1,978,439	2,743,158
(4,184,742)	(54,924,759)	(53,049,878)	(10,801,053)	(14,228,061)	(15,633,986)	(20,374,800)
8,402,959	4,317,086	4,169,720	5,162,903	6,801,013	1,657,202	2,159,622
(4,091,444)	(51,374,729)	(53,435,552)	(12,279,000)	(14,001,300)	(14,998,981)	(22,313,112)
8,215,619	4,038,053	4,200,034	5,869,362	6,692,621	1,589,891	2,365,189
(4,399,361)	(50,139,151)	(58,220,622)	(13,482,700)	(13,447,000)	(15,235,976)	(21,664,759)
8,833,916	3,940,937	4,576,140	6,444,730	6,427,666	1,615,013	2,296,464
(3,060,908)	(42,835,221)	(52,510,812)	(12,035,593)	(10,393,149)	(12,119,181)	(17,346,624)
6,146,303	3,366,848	4,127,349	5,753,013	4,967,925	1,284,633	1,838,742
(2,090,635)	(30,435,794)	(42,205,830)	(9,598,608)	(6,727,078)	(10,209,503)	(11,643,058)
4,197,995	2,392,253	3,317,378	4,588,134	3,215,543	1,082,207	1,234,164
(1,322,774)	(19,705,465)	(29,808,375)	(5,739,168)	(4,666,500)	(6,811,913)	(8,267,561)
2,656,130	1,548,849	2,342,938	2,743,322	2,230,587	722,062	876,361
(1,449,208)	(18,433,154)	(28,425,410)	(4,871,405)	(4,023,612)	(5,979,657)	(7,412,724)
2,910,009	1,448,845	2,234,237	2,328,531	2,009,326	633,843	785,748
(1,655,000)	(17,821,000)	(23,060,000)	(4,166,878)	(4,451,036)	(5,232,000)	(7,665,000)
1,960,844	1,400,730	1,812,516	1,991,767	2,127,595	554,592	812,490

(1) 1925年—1934年

國 別		日 本		英 國		美
年 別	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日本曆	西洋曆					
大正14年	1925年			千磅 (927,417)	千磅 (1,320,715)	千元 (4,909,48)
		千圓 2,305,589	千圓 2,572,657	千圓 9,274,170	千圓 13,207,150	千圓 9,858,974
大正15年	1926年			(778,541)	(1,241,361)	(4,808,660)
		2,044,727	2,377,484	7,785,410	12,413,610	9,655,789
昭和 2年	1927年			(832,034)	(1,218,341)	(4,865,375)
		1,992,317	2,179,153	8,320,340	12,183,410	9,769,673
昭和 3年	1928年			(843,862)	(1,195,598)	(5,128,356)
		1,971,955	2,196,314	8,438,620	11,955,980	10,297,738
昭和 4年	1929年			(839,051)	(1,220,765)	(5,240,995)
		2,148,618	2,216,240	8,390,510	12,207,650	10,528,917
昭和 5年	1930年			(657,590)	(1,043,975)	(3,843,181)
		1,469,852	1,546,070	6,575,900	10,439,750	7,717,107
昭和 6年	1931年			(454,489)	(861,252)	(2,424,288)
		1,146,981	1,235,672	4,544,890	8,612,520	4,867,970
昭和 7年	1932年			(416,045)	(701,670)	(1,611,016)
		1,409,991	1,431,461	4,160,450	7,016,700	3,234,920
昭和 8年	1933年			(416,989)	(675,016)	(1,674,975)
		1,861,045	1,917,219	4,169,890	6,750,160	3,363,349
昭和 9年	1934年			(447,371)	(732,330)	(2,134,000)
		2,171,924	2,282,530	4,473,710	7,323,300	2,528,363

◎以日價換算(平價)但僅 1934年美國依新平價。括弧內為各自國貨幣。

(2) 以 1925 年爲 100 之六大國貿易指數表

(依平價換算)

年	國別		日 本		英 國		美 國		法 國		德 國		意 國	
	日 本 曆	西 洋 曆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大正 14 年	1925 年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大正 15 年	1926 年	88	92	83	93	97	104	130	135	118	80	102	98	
昭和 2 年	1927 年	86	84	89	92	99	99	120	120	122	115	85	77	
昭和 3 年	1928 年	85	85	90	90	104	96	112	121	139	113	82	85	
昭和 4 年	1929 年	93	86	90	92	106	104	109	132	153	108	83	82	
昭和 5 年	1930 年	63	60	70	79	78	72	93	19	136	84	66	66	
昭和 6 年	1931 年	49	48	49	65	49	49	66	95	109	54	55	44	
昭和 7 年	1932 年	61	55	44	53	32	31	43	6	65	37	37	31	
昭和 8 年	1933 年	80	74	44	51	34	34	40	6	55	34	32	28	
昭和 9 年	1934 年	94	83	48	55	41	39	38	5	47	36	23	29	

(3) 匯 兌 市 價

	平 均	昭和九年 上期平均	昭和九年 下期平均	昭和九年 平 均
對英(每 1 圓)	志片 2.0582	志片 1.2.09375	志片 1.2.03675	志片 1.2.0652
對美(每 100 圓)	弗 49.846	弗 29.847	弗 29.176167	弗 29.51158
	新 平 價 (自1934年2月) 弗 84.397			
對法(每 1 圓)	法 12.722	法 4.5798	法 4.3933	法 4.43905
對德(每 1 圓)	馬 2.092	馬 0,763607	馬 4.73067	馬 0.746837
對意(每 1 圓)	利 9.470	利 3.492	利 3.3828	利 3.4474

(4) 1934年六箇國貿易價額及指數

(1924年平均匯兌時價日金換算式)

國 名	輸 出		輸 入	
	價 格	指 數	價 格	指 數
日 本	2,171,924 ^{千円}	100	2,282,530 ^{千円}	100
英 國	7,667,938	353	12,552,136	549
美 國	7,316,992	336	5,607,150	235
法 國	3,959,805	182	5,136,845	225
德 國	5,575,282	256	5,955,486	260
意 國	1,541,988	70	2,229,748	97

賸餘、故以之供職工洗浴之用、一概不收費、氏曰、此在歐洲方面、亦不能辦到也、走至隣室、又有男女浴室、氏問曰、此何處乎」此專供工人家族用之浴室也、「爲工人之家族、爲何須置浴室乎」余曰「職工自身固可入公司之浴場洗澡、但其家族、若至營業之浴場、則將彼收取五分之浴費、公司既設有「愛克沙斯特」水汀、免費令彼等入浴、不亦善乎、且家族方面、亦必感謝欣喜矣、爵士曰、此非英國等國家所能計及也、今承見告英國之工場經營者所未計及之所、甚爲感謝、以往余等謂日本人之生活低廉、卽生活之劣等者、今知其謬矣、蓋此次親到日本實際考察之後、已知生活之低廉、決非生活之劣等、日本人凡事均精明、生活上亦然、一切與歐洲人不同、生活巧妙而切實、生活費雖低廉、而甚有效果也、而爵士歸國後之報告書中、所言亦與對余等所言者相同。爵士之報告書、乃最近來日調查日本之勞動事情、真正給余等以滿足、來日調查者自身亦感滿足之調查報告、自此報告書發表後一向對日本之勞動狀態大放惡聲、誹謗之爲奴隸勞銀及生活劣等、榨取的賃銀等之空氣、遂在歐洲一掃而盡、而感覺日本工業之所以能如此發達、生產費如是之廉、不能專從如上之謾罵中求其解釋、而應由其他方面研究解釋之也。

關於日本勞動賃銀之低廉問題、不僅是外國人、卽在日本國內、在學者及政治家之間、亦斤斤於日本勞動賃低廉之議論、同時高唱歐美賃銀之如何高昂者、然日本之賃銀之低廉、如上所述、並不妨害工人之生活、(因生活費代價亦低)日薪七角之女工、生活費祇須一角五分、工人之房租、一箇月僅二角三角、最高亦不過五角、在美國、勞動者所負擔之房租、例如造紙廠方面、月非二十美元及三十美元不可、申

言之、賃銀雖高、房租亦高、蓋彼邦規定最低賃銀、故賃銀提高、公司方面、既已支付高貴的賃銀、則其無減低房租之必要而提高之、乃理所當然也、兩者（賃銀高房租亦高賃銀低房租亦低）何者為佳、因余不擬討論賃銀問題、姑置不談、然在歐美之工廠、實際上決不能營如日本之簡單生活、賃銀乃漸騰貴、生活費遂隨之增高、生活費既高、欲與日本競爭、未有不失敗者也。

（九）歐人對日認識之改變

——已由誹謗改為研究——

要之、由以上所述各事之演進、日本之工業乃能有今日之優秀、予全世界以驚懼、歐洲方面、最近似亦已有多數人諒解、而以為昔日之同日本產業之異常發展為榨取勞動者、為奴隸賃銀——即所謂「社會的傾銷」之結果之非事實矣、然則日本之於短々の歲月之間能遂其飛躍的發達、其原因又安在乎、苦以為昔日之解釋不能得其要點時、則真正的原因為何乎、歐洲人之關心、現正集中於此、故在最近歐洲之書本及報章中、已可時々讀到重新研究及解剖日本、而予以新認識之議論、例如羅斯洛浦、史托達特氏最近之著作中、有如下之一節、（“Clashing Tides of Colour, by Lohr rop stoddard.”）

「外國之批評家、常謂中央集權的日本之工業、不惜任意榨取工人、然日本雖亦有勞動運動及激烈的罷工等、然日本之勞工之甘受使外國人吃驚之低廉賃銀、而孜孜工作、亦係事實、在日本、工人及雇

主之間、至今仍有封建式的相互扶助及責任之遺風、勞資協力、向大日本之繁榮努力、故爲獲得世界的市場起見、則資方即使將賃銀減至西洋工人決難容忍之程度、亦全無一言之不平而承諾之也、故批評日本商工業之成功僅得緣於一時之好機會、全然誤謬、毋寧應視之爲起因於永久的國民性情之結果、此他國之出口貿易雖一蹶不振、而僅日本貨能繼續雄飛於全世界之所以然也。」

此言足以證明今日之外國人、已能深切研究日本工業之發達之緣由矣、又「倫敦泰晤士報」之商工月報六月號中、有如下之記事。「余等覺今日英國許多消息靈通者所輕視者、爲構成今日日本人各般努力之根柢之白熱的愛國心、乃事業界萬般問題之原動力、所謂「日本魂」或可譯之曰「日本精神」此乃一種信仰、換言之、祇須以一種宗教的精神而做事、則任何人均能達到目的之日常之緊張性、亦即理想之心境也、愛爾蘭有某埠頭主人者、某日購買一跑馬香檳票、有人詢之汝中頭獎後將何爲、此公即應之曰「余將購飛機獻呈政府、」又、數箇月前日本某有力實業家、道過新加坡、斯時該地適有一日本人犯罪、因同胞關係、被該地警察拘去鞠訊、然未至警所、此實業家已在途中仰藥自盡矣、此兩事例之主人翁之心境、正相同也、由日本人視之、日本及日本之優越性、實爲較任何物爲重要之絕對物、在日本製造」(Madein Japan) 因具此精神、其商標的地位已蒸蒸日上矣。

此實捉住余所謂「無其匹比」之日本人特質之觀察、歐人之改變對日強盛之日本之認識、誠值得注目之事實也。

由昭和七年至九年三箇年洲別輸出額

年 洲 別	昭和7年	昭和8年	昭和9年
亞 細 亞	千圓 677,613	千圓 930,636	千圓 1,169,505
歐 羅 巴	127,176	182,078	227,772
北亞美利加	453,965	499,151	407,614
中央亞美利加	5,130	16,175	43,295
南亞美利加	13,133	30,379	61,457
阿 非 利 加	85,695	137,238	182,396
太 洋 洲	47,277	65,380	79,8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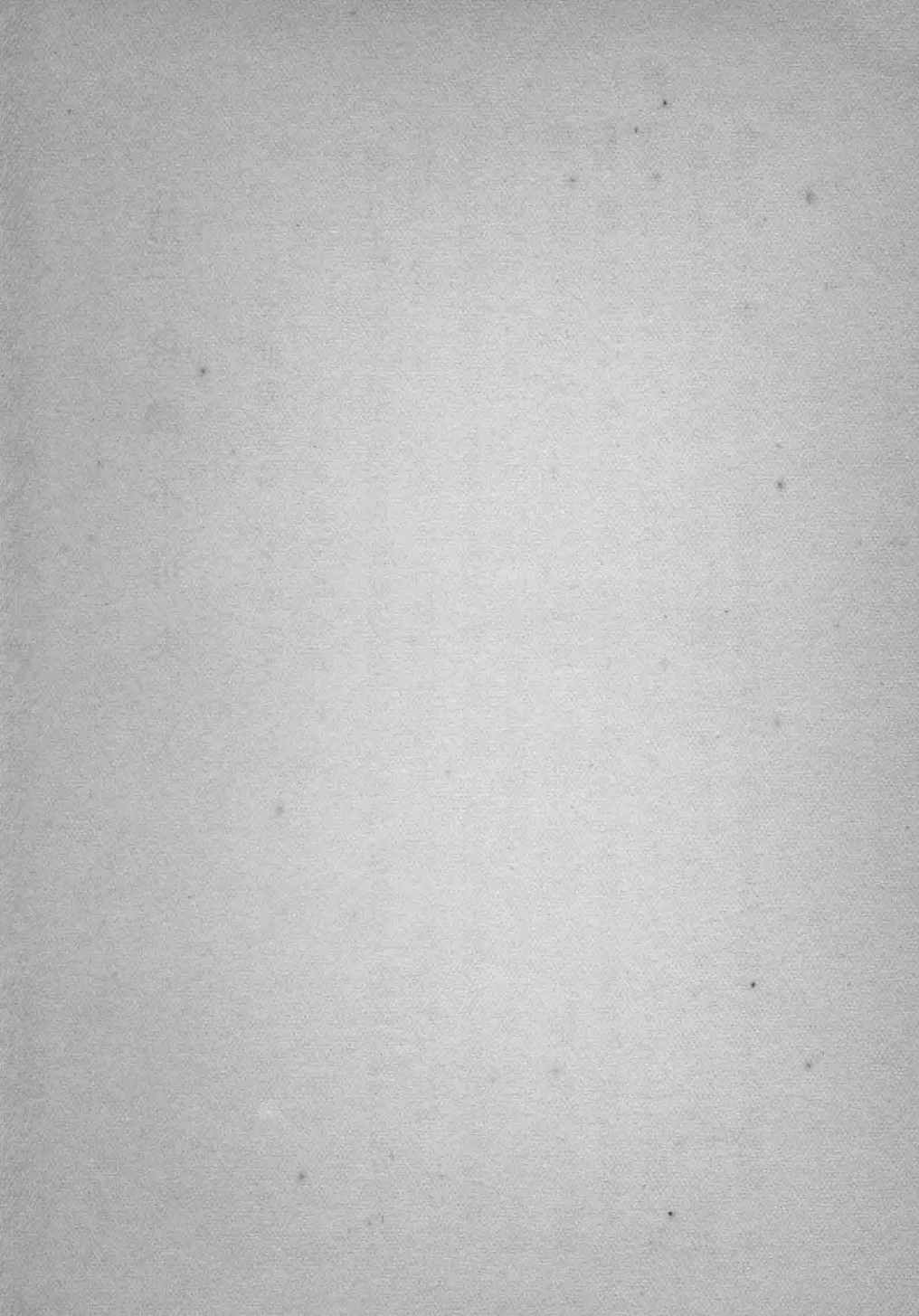
別貿易累年表

英領印度		海峽植民地		蘭領印度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千圓 116,878	千圓 319,477	千圓 29,844	千圓 28,209	千圓 57,354	千圓 65,527
192,249	394,930	35,749	17,137	107,225	68,627
48,503	210,365	21,745	23,835	54,207	70,427
97,203	254,088	21,341	18,810	47,400	71,757
99,619	305,718	20,912	25,317	40,590	72,955
135,373	387,791	22,742	31,339	59,331	92,400
173,413	155,951	44,904	37,004	85,556	103,372
155,951	391,136	41,497	39,872	74,754	103,077
167,580	270,592	39,657	35,873	82,581	103,775
146,006	284,798	20,449	36,581	73,414	112,917
198,056	288,119	27,928	41,634	87,125	77,345
129,262	180,424	26,990	28,918	66,047	59,983
110,367	133,165	19,119	21,857	63,450	46,080
192,491	116,865	25,549	25,337	100,251	40,409
205,154	204,737	46,133	38,771	157,487	55,709
258,010	291,859	63,320	63,320	158,450	63,464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20	91	212	224	276	97
增 141,623	減 27,618	增 33,476	增 35,111	增 101,096	減 2,063

亞 細 亞 主 要 國

年 別 次	中 華 民 國		滿 洲 國		關 東 州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輸 出	輸 入
大正 8年	447,049 ^{千圓}	322,100 ^{千圓}			150,129 ^{千圓}	162,394 ^{千圓}
大正 9年	470,270	218,088			113,685	196,863
大正10年	287,227	191,678			77,569	111,931
大正11年	333,520	186,343			71,858	130,574
大正12年	272,190	204,678			67,871	148,806
大正13年	348,398	237,544			72,601	175,744
大正14年	468,438	214,657			101,647	176,594
昭和 1年	421,861	239,410			99,606	157,033
昭和 2年	334,183	226,034			91,270	132,447
昭和 3年	373,141	234,514			110,190	150,439
昭和 4年	346,652	209,975			124,476	166,322
昭和 5年	260,825	161,700			86,814	121,405
昭和 6年	115,750	145,697			65,541	90,165
昭和 7年	129,750	77,175	25,947	51,569	120,583	76,718
昭和 8年	108,253	113,357	82,071	147,897	221,068	20,161
昭和 9年	117,062	119,562	107,151	164,209	295,868	27,222
百分比						
大正 8年	100	100			100	100
昭和 9年	26	37			196	16
增 減 額	減 329,987	減 202,538			增 145,183	減 135,172

第三 良機不可失



第三 良機不可失

(一) 世界貿易上之地位

—— 僅日本在進途上 ——

關於日本產業於短々の半世紀間成就其偉大的進步發達之經過、已於以上大體述之矣、然則日本產業在世界上之地位、今日果居何等之程度乎、以下擬自貿易上予以調查、而視察其前途之命運。

以下所揭之統計第二表、係自大正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起之調查、若以大正十四年日本之輸出爲一〇〇、則昭和九年、(即一九三四年)爲九四、以視英國、同樣對於一九二五年之一〇〇、一九三〇年已減至一半以下之四八、其他美國爲四一、法國三八、德國四七、意大利二八、均銳減半數以上、而如意大利、則竟激減至二八、僅有日本、於一九二五年之能達各國所不能望其項背之數字、實爲罕有現象、其內容爲一九二六年八八、一九二七年八六、二八年八五、二九年九三、三〇年六三、三一年四九、是年爲日本不景氣之最惡之一年、然自後即逐漸回復、三二年增至六一、三三年八〇、三〇年九〇、視其金額、則一九三四年、較一九三一年增加十億圓、較三二年增加七億六千萬圓、較三三年增加三億一千

萬圓、此實表示日本貿易在世界佔如何可貴有利地位之鐵一般的數字。

世界各國之貿易、均繼續些微苦惱、僅有日本、保持其獨特之地位、示日益躍進之姿勢、則各國之以驚異的眼光瞻視、亦理所當然、此正與明治初年之日本人、凡事均努力摹倣泰西、以期成爲富強之國相同、今日之歐美各國、已相反地非研究日本、學習日本不可矣、以上所舉之西洋學者之日本研究、其動機亦正在此也。

日本對外貿易之示優勢之傾向、已如上述、則日本之貿易額、對世界之貿易額、佔如何之地位乎、欲明此點、有種々之調查方法、(如以各國之平價爲基準、或以滙兌市價爲標準等)然均非常煩瑣、以下擬以滙兌市場爲基礎、予以說明、蓋此爲較易了解之方法也。

正如下揭第四表所示、視日本與英、美、法、德、意六國之貿易、其輸出金額、於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輸日本爲二十一億圓、其餘五國之金額、換算成日金言之、則英國爲七十六億圓、美國七十三億圓、法國三十九億圓、德國五十五億圓、意國十五億圓、以此改爲指數、以日本爲一〇〇、則英國爲三三三、美國三三六、法國一八二、德國二五六、意大利七〇、更通俗的言之、則英之輸出貿易額爲日本之三倍半、美國三倍三、法國一倍八、德國二倍半、意大利〇・七、誠然、日本在貿易上、可謂已佔非常優秀之地位、在五十年間——最長亦不過六七十年間、一躍而登世界第五位之輸出貿易國、實爲可驚的進步與發展、然由其數字言之、與英美相較、固無論矣、即較諸德國、尙居惡劣的地位、尙不足引以

自豪也。

日本之陸海軍、既已列入世界之最强國之中、雖陸軍之比較、在事實上有所不能、海軍方面、則覺從來之五五三比率已不適用、聲明若非應允與英美同等之比率、日本決不參加軍縮會議矣、而倫敦軍縮會議、遂告決裂、陸軍當然亦已有同樣程度之發達、海軍則既已向世界公然宣布、英美五、日本亦非五不可之立場、而日本之貿易、尙居世界之第五位或第四位、由從事產業之我人視之、能認爲滿足乎、余首先不能表示滿足、海軍既可主張與英美對等、我輩產業家、自然亦應斷然主張與英美產業絕對平等、且今日乃達到此目的最有希望之時期、我人已達到在順風之中撐帆、向彼岸航行之時期矣、且此種時機一失、正不知將來何時方有此種良機之再來也、余輩從事於產業者、粉身碎骨、卽付任何之犧牲、必欲達此目的焉、此余所抱之希望也。

(二) 受壓迫後卽爆裂

——在中國所失去者、向他處更多取償之——

現在日本之產業、已發展如斯、日本之貿易、又躍進如斯、躍進又躍進、勢誠雄偉、然在另一面、印度有所謂日印會商、荷蘭有日荷會商、對日本商品設起防遏限制之壁壘、英國本國然、德美及加拿大亦如此、假若世界各國均緊閉門戶、排斥日貨、則縱令日本如何努力、不將施策無術乎、換言之、欲如往

日之自由伸展、必不可能矣、——如上之議論、最近在新聞雜誌上閱到、友朋口上聽到、此確爲一有理之議論、余等雖不全部反對、然亦不敢立即絕對苟同、請言其理由。

夫個人出世、成功一種事業、成爲一代富豪、或一代之大產業家、或大政治家乃至著名學者、事非易々、非任何人所得一蹴而就也、同樣、國家之克勝激烈之世界競爭、築起富強之基、而列入世界有數之強國之林、亦非與許多障礙壓迫及災難苦鬪不可、決非輕易之事業、幸現在之日本、已佔有良好之地位、而撐起順風之帆、故歐美各國之一致對日本取反抗的態度、乃事之當然者、此係一種戰爭、敵人既已施置如此防備、則我人亦必整準戰爭、進而破壞之、今日之今日、正爲如此之時代也。

舉最近便之例而言之世界各國、以前均以爲日本乃一非常貧弱之國家、日本之海陸軍雖強、財政經濟則貧弱、既無天然資源、國民亦甚貧窮、此種論調、不僅在外國、即日本人自身、亦有高唱之者、故每逢發生事端、彼等即高唱經濟絕交、期藉此壓迫日本。

例如在歐洲大戰之後、日本日臻強盛、從來被英美視爲二等國三等國之日本、一方擴張軍備、在外交上努力、如出席華盛頓議時、作與英美對等之議論、凡事均示要求平等之意氣、歐美人遂齊心抑壓日本、華盛頓會議、遂強迫日本接五五三之比率、並壓迫日本、將山東交還中國、當時之日本、尙無與歐美決一雌雄之決心、且尙亦無此軍備、我國之先輩政治家、遂迫不得已、應之而簽字於歐戰後之和平條約、蓋日本當然不滿、國民之思想中、均存有一種思想、但待他日之機會、一洗此辱。

此種情緒、歐美人及中國人亦均瞭解、中國方面、自山東交退以來、侮辱日本、以爲中國祇須加日本以壓迫、則驅逐日本退出滿洲、或廢除二十一條條約、均可辦到、排日議論、盛極一時、中國政府、率先實行排日、英美則欣然從背後煽動之、日本由此所受之損失爲若干、事後調查之、誠爲可驚、例如在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日本之對華輸出約爲四億五千萬圓者、因排日之關係、日貨逐漸受驅逐、至昭和九年（一九三〇年）減至一億一千七百萬圓、竟激減三億三千萬圓之鉅、以百分比率言之、殆已由一〇〇減至二六矣、並以爲歐美方面若亦予以同樣之打擊、日本必難立足矣。

然結果如何乎、日本因在中國市場遭遇如此之大打擊、乃精益求精、努力百倍、以雄偉之勢向印度進展、查日本對印度之輸出、於一九一九年僅爲一億一千六百萬圓者、至一九三四年一躍增至二億五千八百萬圓、以百分比率言之、已由一〇〇增至二二〇、以金額言之、已有一億〇千一百萬圓之激增矣、日本商品又向海峽殖民地進出、由同上時期之二千九百萬圓增至六千三百萬圓、金額增三千四百餘萬圓、百分率由一〇〇增至二二二、在荷屬印度方面、亦由五千七百萬圓增至一億五千八百萬圓、金額增一億一百萬圓、百分率由一〇〇至二七六、其他關東州方面、亦由一億五千萬圓增至二億九千五百萬圓、金額增一億〇千五百萬圓、加之、尙有滿洲之一億〇七百萬圓、總之極日本向最近便之各地躍進之結果、在中國所失當者、殆已取得加倍之新天地矣。

關東州之貿易、亦較大正八年增加一億〇千五百萬圓、已約達三億圓之鉅額、此乃因中國々民貧窮、

均欲向日本購買價廉之商品，故日貨運至大連及旅順後，中國人即以駁船運之往天津青島，凡駁船所能抵達之所，均盛行走私，日本人容亦有參加者，然大抵日本人均在大連及旅順出賣日貨也，夫走私一事，無論在法律上或道德上，均非善事，我人決不願予以希望，然元來抵制日貨，由與日本互換大公使、訂約修交之國家言之，由法律上言之，決非善事，故此殆所謂以暴報暴，因走私之盛行，關東州之貿易，約增一億五千萬圓，故若將於關東州、滿洲及英領印度及荷屬印度等與日本較近之地所增加之貿易額計之，共達五億三千萬圓以上，故在中國失去三億五千萬圓，日本全體之輸出貿易，仍增加一億八千萬圓，此乃日本與歐洲人不同之處，換言之，日本受到一種壓迫後，即向他處膨脹，在此地受擊後，即往他處破裂。

今日英國之在印度、荷蘭之在荷屬印度舉悲鳴者，乃彼等昔日自己贊成對抵制日本貨，為中國之後盾之結果，不啻自睡其面，由日本人言之，當然拍手稱快，蓋亦自作孽之一例也。

(三) 原料國家之步調不一致

——結果壓迫日本，事屬不能——

日本人非一受壓迫，即噤若寒蟬之人種，乃自古以來愈受壓迫，愈增其熱度而努力之民族，今日更因在印度及荷屬印度方面受到壓迫，故又轉向非洲、南亞美利加、小亞細亞乃至歐洲方面努力矣，其貿易

之增加、至足驚人、計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日貨之輸往歐洲各國者僅爲一億二千七百萬圓者、至昭和九年（一九三五年）即躍至二億二千七百萬圓、約增加一億圓、此實我人所夢想不及、我人實並未料及日貨能如是行銷於歐洲也、此亦日本人非常的努力之結果也、又如非洲方面、在昭和七年僅不過八千五百萬圓者、至昭和九年一躍至一億八千二百萬圓、亦殆增加一億圓、其他如南美及小亞細亞、若干我人尙未知其名之小國、日本貨亦源源運往、且均由日本商人親自前往、自作販賣、故日貨雖在印度、爪哇及菲列賓等地受壓迫、然仍能向歐洲近處進出、正如中國之壓迫日貨、英國自嘗苦杯相同、若到處將日本壓迫、日本必向歐洲人自己之勢力範圍內、以更大之努力前進、以爲復仇、結果、歐洲人乃更益自縊其咽喉矣、故余謂日本人決非一受壓迫、即默無言也。

關於此點、在歐洲學者之中、亦有十二分了解日本者、最近倫敦之泰晤士報、嘗揭載倫敦大學之經濟學教授葛里果利博士（Prof Gregory）之意見、其中有一段曰、

「欲防遏日貨、決難達其目的也、若壓迫日本、不准日貨出售、結果日本必至不向外國購買原料、日本乃無有原料之國家、故須日本之商品能出售、彼方向外國購買原料、予以加工、製成爲日本商品、再出售於外國、故若禁遏日貨後、日本當然不來購買原料矣、如此、以原料供給予日本之國家、必覺不平、世界各國之步調乃現裂痕、故各國欲一致壓迫日本、實一不可能之事也。」

正如葛里果利博士所言、我人比較日本之輸出入貿易時、常爲自一億圓至二億圓間之入超、由截至最近

之情形言、則大致日本多購外國物品自一億圓至二億圓之間、因係多買、故日本不購買不買日貨之國家及對日貨課重稅之國家之原料、乃事所當然、最近日本對加拿大之報復關稅、乃其一例耳、又澳洲以小麥及羊毛售於日本若一旦日本停購、澳洲必感困難、故澳洲亦非努力購買日貨不可也、因此情狀、殆已成爲澳洲之輿論、其通商大臣、乃以經濟專使之資格來日、說明澳洲決不排斥日貨、且決努力多買、故請日本方面、亦勿再謂抵制澳洲貨、因此、日本亦派出淵大使前往答禮、使兩國間訂立通商條約焉、不僅此也、澳洲無論如何、決不至反對日本、與日本對敵、蓋澳洲在通商貿易上處於不利於與日本爭鬥之地位、且澳洲之軍備薄弱、若與擁有強大海軍之日本相對抗、澳洲之存立亦將受危、申言之、確非與日本親善不可也、澳洲人嘗熱心言曰、縱令全日本與英國開戰、澳洲亦必不辭宣布獨立、與日本維持友好關係也、我人以前嘗以爲澳洲爲英國之殖民地、然在今日、知其在實質上殆已成爲純粹之獨立國家矣、且售原料與日本之國家、不僅爲澳洲、凡南洋、南美等國、由貿易之數字上言、均非購買日貨不可、正如葛里果利博士所言、歐洲人欲壓迫日本、乃一至難之事也。

(四) 殖民地之革命的不安

——強其犧牲起爆發——

自印度方面以迄南洋方面、其他如中央亞細亞、阿非利加等之歐洲各國殖民地住民、殆全無例外、均

願購買日本之價廉商品、英美之昂貴商品、不適宜於生活程度低微之殖民地住民、故其願購買低廉之物件、乃理所當然、而低廉之商品、均由日本運往、然殖民地之住民若購買日貨、將危害其歐洲母國產業、乃起而排斥日本商品、換言之、印度人雖願購用價廉之日本棉布、但英母國因孟吉斯德將受非常之打擊、爲保護孟吉斯德起見、遂以印度之國民爲犧牲、強迫其忍受非常之不利、荷屬印度之住民、亦與其付五圓代價購買荷蘭之衣料、寧付二圓或三圓購買日本之棉布、然荷蘭爲保護母國起見、竟強迫土民購買較日布高昂二圓乃至三圓之荷布、土人之抱恨母國誠事理之常也。

然則殖民地與其母國間之關係如何乎、在歐洲大戰之前、殖民地之力量決難與其歐洲之母國對抗、受母國之強力壓迫後、惟俯首服從而已、然自歐戰後以至今日、殖民地之形勢已一變、羅斯羅普、史托達德氏亦有言曰、

「歐洲大戰後、歐洲諸國對於亞洲、菲洲諸屬領之統御、已極感困難、英屬印度法屬印度支那、荷屬印度、以及菲列賓群島、莫不發生多少之騷擾、某法國記者記述其情狀曰、「有組織的殖民地之叛逆運動、乃最近之現象、大戰前所從未有也、然歐戰之後、全地球之任何部份、從未有一個月平安無事者、蓋職業的革命家已到處潛在、不絕策劃此項運動」

羅氏尙有如下之言論、

「未來東洋之政治問題、必發生於爲西洋屬國之廣大土地上、是等地方、現均要求自治、翹望獨立、

然有心之觀察者、均憂一旦許彼等獨立後、反將發生失政、滋生爭端、而引起混亂狀態、然西洋之霸權、早已發生動搖、亞洲各屬領、早晚必將脫離西洋之支配、喚起輿論及指導大眾之先覺者、均已不顧發生如何重大後果、切望脫離白人支配、菲列賓某志士之言曰、「吾人與其受美國之支配而如天國、寧由我等自身統治而如地獄也」

準是以觀、殖民地之獨立、雖未必為殖民地之福、然亞洲之殖民地、在事實上已發生動搖、謀脫離西洋之繚絆而獨立、則獨立云々、殆已是遲早間事實矣。

又日人今村忠助氏、最近視察各殖民地歸來、其感想中有如下之一節、

「此次美國之允許菲島獨立、從來允許菲人每年派二三千名菲人入美國本土者、現已減至五十人、白糖之輸入量、亦減至三分之一、椰子油每磅之課稅、由三分增高至五分、然美元對菲幣之匯價、仍令維持一對二之比率對於低廉之日本貨、則令課徵重稅、總之、一方予以獨立的美名、一方實欲在經濟上永久予以榨取、憤此辛辣達極點之美國經濟榨取、而起事者、有在呂宋島具偉大勢力之薩克達爾黨、黨魁為目下亡命於東京之拉摩斯氏、菲島今後之獨立政權、將有親美派及親日派之黨爭、值得吾人之注目、

在荷屬印度方面、在日荷會商舉行之前後、約有四千名左右之民族運動者被檢舉、猶憶來日視察之名哈達之一青年、大阪新聞紙上均稱之日荷印之志士者、歸國不久、即被捕入獄、後竟被放逐於新幾尼亞島、總之、荷蘭擁有大於本國五十六倍之荷屬印度、七百萬人之荷蘭人、榨取着六十萬人之印度

人、今後之大衆若能自覺、則荷印之有印度奈沙國家之建設、諒亦非久遠之事矣、

馬來半島凱達王國之王太子、今春將訪問彼所憧憬之日本、英國官憲不但到處干涉、阻止其渡日、後竟因輕疾而死於醫院中、當時一般人均以王太子之死爲怪死、有種々流言之傳佈、總之、馬來土民、現已一般的覺醒、而特別信賴日本、謀作接近也」

報告各殖民地之均非「平穩無事」、

當此國聯會內高唱民族自決、日本隆隆然列入大國、欲與英美作對等之角力之際、殖民地之人民、早已不能如往昔之盲從歐美人矣、當此時際、彼歐洲各國、果能壓迫各殖民地之購買日貨之希望、且爲援助母國之產業起見、無理採取強令土民購買昂貴之貨物之政策乎、彼等若真採取此項政策、則日本將因國內產業者過多而不安、聞內務省自開始征伐暴力團體以來、被檢舉者已達一萬人以上、一旦居於日本之如許遊民前往如上所述之殖民地、則必將成爲所謂革命志士、且爲非常忠良之人也、故誰均不能保證是種遊民一到各殖民地後、在騷動之火上添油、一旦發生重大問題後、日本有強有力之海陸軍、歐洲各國、現已不能如往日之任何事均以實力壓迫日本之政策矣、史托達德作如是觀、余亦作如是感想也。

(五) 中國繁榮後

——對華貿易漸趨隆盛——

如上所述、僅狹小之關東州、昭和七年（一九三二年）之輸出爲一億二千六百萬圓者、至昭和九年（一九三五年）而增至二億九千五百萬圓、三年之間、竟增一億七千萬圓、滿洲亦達一億圓以上、本年將達二億圓、日貨之被購買數、達如此之鉅、中國如能與日本共同協力、以中國人口之衆、資源之富、日本對華貿易漸臻於隆盛、不難窺知、因中國人民之購買力、對我價廉物美之日本品、自較貴昂之歐美國品爲歡迎也、設得強有力之政府從而指導之採取繁榮國民政策、則日本貿易更將非常增加也、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四億五千萬圓之輸出之減低至今日之一億一千萬圓、不足慮也、若能達如上之境地、則必達四億五千萬圓以上之數額、由滿洲今日之例推測之、中國全體之貿易、達到五億及十億之數、並非難事、故假若日本在印度及南洋方面受壓迫而失去伸展力、則退一步而向使中國轉爲繁榮之途努力、日本之產業亦能充分發達、而入昌隆之域也、問題乃在中國能否允許日本自由動作耳、然由今日之狀態言之、似不盡然、歐洲而仍以道於不法之壓迫加諸日本、則日本必在他處爆發、關於此點、史托達德氏亦有言曰、

「日本除工業化外、別無依賴之道、外國貿易、已成爲死活問題、世界大戰、乃天賜之好機會、日本之世界的進出、一時覺醒、但自和平恢復後、日本之主力乃注於對華、故一九三一年中日關係之一時斷絕、由日本言之、誠爲非常之打擊、不久、日本脫離金本位、以低廉之日滙爲武器、再起圖奪取世界市場、結果、總算能給養現在六千六百萬之人口、然今後將如何處置年增百萬之過剩人口乎、世界市場而排斥日貨、則彼等除餓死外別無他法、此日本最迫切而不容猶豫之大問題也。」

現在之日本、已爲難以遏止之生活本能、即保存自己而起矣、加之、更以大日本之白熱的信仰及大和民族之榮誇、乃至不怕犧牲及死之勇敢的武士道的教訓、則知日本之必決然芟除當前之荆棘、而揮劍爲其未來來大道開拓、吾人當充分了解其情緒也、」

我人應發見日本之生命所繫之場所、因歐美人過於壓迫日人、乃有滿洲事件之爆發、今後若在印度、荷屬印度及南菲洲等地受壓迫、日本之出路將斷、出路一斷、即不能給養每年增加之人口、因而日本之生存乃告危、然日本人決不至默然忍受、而自願餓死自滅也、必向何處進出爆裂、而維持自己之生命也。

在余之工廠中、亦雇用多數職工、假令因某種理由、此項職工自明日起將不能就食、非彷徨街頭餓死不可、果遇此種事件、則我人將全無理由而援助之、使彼等能生活、此乃我人之義務、同樣、國家非生存不可、一個國家而遭遇諸國之壓迫、非餓死不可之時、決不能默爾無言自待餓斃也、而必在何處爆發也、特爆發之地點在何處、則尙不可知耳。

(六) 海賊的投資公司之成功

——西人占領殖民地之來歷——

歐洲各國、均在亞洲擁有廣袤之殖民地、由此製造母國之富、以此富整備武力、舉所謂富國強兵之實、

試顧各國獲得此種殖民地當時之歷史、誠有令人神往者、頗足供我日本人之重大之參考也。

簡單言之、十六世紀之東西洋貿易、佔其利者、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而已、即航海先進之荷蘭、對於東洋方面——即印度之物產、亦非與葡萄牙商人作交易不可、然至荷蘭叛西班牙獨立後、一五八〇年征服葡萄牙而合併之西班牙國王費里浦二世、乃嚴禁葡人與叛民荷蘭人作貿易、陷入窮境之荷蘭商人、勢非直接親往印度、與印度作貿易不可、然欲達此目的、又非商人個人能辨到、因當時之印度航路、完全在葡國之勢力之下、航行於印度洋之外船、均被視爲海賊船、一概予拿捕、故非具有能除去葡人妨害之海軍力、並威歷大酋長而實行交易之實力、決難往印度通商、而斯時荷蘭商人所想到之善策、爲商人間相互出資、建造船舶、以聯合的力量、組織規模宏大之荷蘭東印度公司、擬自備軍隊及軍艦、從事印度貿易、此一五九四年——即日本慶長十四年之事也、此後荷蘭東印度公司進行順利、與土人酋長締結條約、一六〇二年、向政府取得印度貿易之專利權、自創立起至一六一一年之間、自然尙無利可圖、即其後之二十數年間、大部份均無利盈餘、然荷蘭人繼續其不撓的精神、漸次擴大殖民地、向敵人葡萄牙人手中奪得摩洛加群島、瑪於加、賽業見斯及其他東印度麻拉巴爾海岸各要地、更獨占與日本之貿易、其勢力之頂點、爲十七世紀末、自十八世紀後、漸次受英國人之壓迫而告衰微、一七九五年、東印度公司解散、當時爲公司所有之殖民地、由荷蘭政府接收領有、此現在之荷屬印度也、法國亦於一六〇四年設立東印度公司、注力於印度貿易、然該公司時開時閉、且事業上無一定之方針、故不堪英人之競爭、即既已獲得

之殖民地，亦漸次被英國人奪去。

受西班牙壓迫而直接與印度作貿易之荷蘭人，至一五九八年，因在對東洋貿易上占有某程度之地步，故是年將售於英人之胡椒（香料）之價值，由三先令提高至六先令，其後更暴漲至八先令，英國商人遂大起恐慌，由倫敦市長爲主席，開會討論善後之策，結果，亦決定設立直接與印度貿易之團體，至一六〇〇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遂告成立，此英人染手於印度之嚆矢也，其後英國以斯拉德爲根據地，用巧妙方法，將摩伽爾皇帝等土著王公置於自己勢力之下，藉英國人一流之根強之努力，逐漸驅逐葡萄牙、荷蘭及法國之勢力，至一八五九年，全印度乃完全歸爲英政府之屬領，英人統治印度之歷史，有至足引起興趣者，因時間關係，茲不復贅。

要之，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頹廢，乃因僅踞於目前貿易上之利益，（例如想藉香料之貿易，而掙得一票橫財）無帝國主義之雄大考慮，反之，英國人對於印度貿易，其開始雖遲於他國，而能博得最後之勝利者，乃一驅逐荷蘭人及法國人之勢力，二將印度之土著君主服在自己勢力下之結果，由此觀之，荷蘭及英吉利向印度進出之動機，實由於在貿易上受到他國無法的壓迫而奮起之結果，換言之，均以商賣上之戰爭爲元素也，而後起之英吉利，竟將各國之勢力自印度逐出。

菲律賓群島，正如諸君所熟知者，乃葡萄牙麥哲倫於一五二一年所發見者，麥氏被該地土人所虐殺，其部下歸國報告後，菲島方爲歐人所知，至一五六九年，西班牙人前往予以占領，然至一八九八年，美

西發生戰爭、該島遂爲美國艦隊所占領、是年和議成立、遂以二千萬美元之代價、將該群島讓渡於美國。回顧歐洲各國占領殖民地之來歷、莫不以貿易爲本也、而當時之貿易、亦與今日之貿易不同、貿易一語雖善、實際則爲力強之歐洲人前往力弱之土人之處、作含有多分掠奪占領意味之貿易、造成今日之基礎、故所謂東印度公司云々、實可稱之曰海盜的投資公司也。

(七) 西人之東洋侵襲與倭寇

——倭寇失敗之原因——

在昔日之日本、亦曾發生與上述者相同之情事、卽所謂倭寇是也、關於此事、日本歷史中無詳細之記載、然視由中國朝鮮及歐羅巴各國所傳來之倭寇之來歷、則似與歐人之向東洋進展之徑路頗相似、且亦甚有趣味、請爲一談其概略。

由室町時代至德川時代間、(自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初葉)凡百有餘年之長期間內、西日本一帶之土民、常結隊成群、近則朝鮮中國沿岸、遠則安南、交趾、暹羅、呂宋以及婆羅門等處、乘船往還、藉日本人特有的敢爲之氣概、與優秀之武力、時々予各該地民族以威脅、此卽所謂海賊、其祖先起源於王朝時代——卽初次允許民間造船之頃、彼等最跋扈猛威之時代、起自足利幕府時代(十五六世紀)當時之明人、均畏懼之、而呼之曰倭寇成癖、因而此種日人、遂被一般人稱呼曰「倭寇」、然倭寇雖稱海賊、決

非狐鼠流之盜賊、視其用船及人數、每隊至少有三四十艘、多則自一百五十艘至三百五十艘、每船人數亦在百人以上、故縱作最小之估計、一大隊之人數、當在三萬左右、每船之杵檣上、高懸「八幡大菩薩」大字之旗幟、形成所謂「浮速之城」、堂々侵入、其主要目的、僅止於獲得日用品、並不作。

土地之占領、由善的方面言、爲求通商、對手而不容納此要求時、立即發揮所帶來之武力、高吹法螺殼、揮刀殺人、彷彿颶風之來襲也、故縱令與海賊無差異、亦可說是一種左手撫劍、右手握商賈之一種質地不佳之武裝商船隊。

至村上天皇（十五世紀後半）之正平五年頃起、猖獗益甚、中國及高麗方面、屢次遣使至足利幕府、要求取締、然當時之幕府、實無取締之實力、義滿乃乘此良機、擬與明朝修交、藉救幕府財政之窮困、然豪邁不羈之倭寇、全不介意、繼續侵犯大陸沿岸、其後四代將軍家持氏、遂坦白藉名神託、公然宣布倭寇放任主義、彼等之勢乃益膨脹、高麗遂不得已而採取倭寇懷柔策、不再以海賊對之、而遇之以賓客矣、於倭寇之根據地對島、與海賊大將締結通商修交條約、條件爲每年准倭寇以五十艘船前往通商、並相當給予米糧也、海賊大將之要求雖綦苛、高麗政府則均予以容納也。

南北朝時代（十四世紀）之海賊大將、爲村上三衛門義弘、恰具一國領主之勢力、後由村上山城守師清繼承、統一海賊而爲棟梁、其長子雅房、率部下往大明國、掠得無數米穀財物而歸、雅房爲紀律起見、擬予處罰、然結果非但不加罪責、反命其任西海之警備官、其後村上一家、殆代々爲海賊大將矣、自

南北朝至德川初年，海賊一語，蓋已具有海軍之意義，而不僅指盜賊而言矣，人亦均稱之曰、「海賊大將」及「海賊衆」矣，倭寇之中心根據地，爲瀨戶內海、伊豫附近之來島上，由來島三郎九郎、能島上由「弘安之役」之猛將河野通有之一族村上源氏，因之島由村上三郎左衛門義弘之族，代々分據，建築堅固防禦工程，又在九州西海岸肥後五島之根據地，則有著名之五峰汪直，汪直氏爲中國人，嘗在寧波作「海外貿易」——實際爲贓品之販賣商，因明世宗禁止通商，彼乃率衆移住於平戶，不僅中國方面，亦且伸手於南洋群島，並與海賊大將村上三十六族相結合，企圖顛覆明代王朝，然事未成功，當時之平戶，市面殷盛，西洋船亦有來航者，據謂在慶長七年左右，該地已有石造之三層樓房屋之出現矣，由倭寇掠奪攜來之絲絹、陶瓷器、胡椒及香料等，大致在琉球及基隆等地出售，而購買之者，則大部份爲南方人及中國人。

豐臣秀吉於征韓之四年前，曾禁止海賊，然潛伏於「八幡大菩薩」之旗影下之海賊，仍不絕往來於安南、呂宋及暹羅之間，迨至德川幕府時代，家康設置「御朱印船」之制度，禁壓八幡船，倭寇之勢乃減退，至寬永十三年（一六三六年）家光頒布鎖國令，嚴禁耶蘇教，海外渡航，亦被禁斷，具有久長歷史之倭寇，遂亦次第消聲潛跡矣。

以上所述，乃大致情形，由此視之，則荷蘭法國及英國等之組織東印度公司，向印度方面發展，與日本之所謂倭寇，實有大同小異之處，例如山田長政之前往暹羅，率領留暹日人，援助國王而鎮定憾亂，

累進而官至太子後傳、竟被冊封爲領主、然結果功虧一簣、政治上之雄圖竟功半失敗誠屬遺憾、此倭寇最大之產物也、呂宋助左衛門、亦列身倭寇、高揚二十八反之大帆、數次渡航南洋、積巨萬之富、向石田三成及松永久秀遊說、請作日本之海外發展、然亦未成功、當時如上之事例甚多、不遑枚舉也、又在幕末之時、有名曰錢屋五兵衛及高田屋嘉兵衛等偉人之出世、錢屋則不願幕府之禁令、從事海外貿易、積蓄莫大之財富、後被加賀藩處刑、財富悉遭沒收、在被沒收之財寶中、僅「大判」「小判」及古金通用銀、已達三十六萬五千一百八十兩、誠驚人數也。

茲余願再加一言者、爲荷蘭葡萄牙及英吉利等國、因對東洋貿易之發展、多少均成功於殖民地之獲得、而作相同之事之日本之所謂倭寇、則完全歸於失敗、其理固安在乎、今日據歷史而考察之、則議論紛紛、殊難得正確之解釋、但依余之私見、則正如在上節敘述英國及荷蘭之經緯時所提及者、英國之越印度、自最初起卽有豫定計劃、不僅斤斤於貿易上之得失、由今日言之、蓋已加入若干帝國主義的成分、籠絡印度之國王、擬將其國土漸次隸屬於自己統治下、反之、荷蘭則僅以貿易上之利益爲目的、如提高香料及胡椒之價格、斤斤於眼前之小利、未考慮及遠大之事業、結果遂受英國之驅逐、倭寇方面、實力當甚雄厚、日本及西洋之書籍、均謂日人在爪哇一帶者、數達數千人、已組起「日本村」焉、然所以未成功者、蓋純由於日政府不僞不予援助、反視之爲危險物、而始終予以阻害故也。

乃至德川幕府採取鎖國主義、禁止日本船舶之渡航海外、凡由外國歸來之日本人、一律處以死刑、蓋因當

時歐洲方面之傳教牧師、來日之後、不僅傳教、且作爲自國政府之爪牙、作種々政治上之活動、結果或與大名（諸侯）之不平者相勾結、或與大名攜手、作不利於德川幕府之工作、竟至釀成「天草騷動」、事後調查結果、發覺其幕後均有外國政府爲耶教布教徒之後盾、當局乃覺若再任命此種人等出入於日本、將爲德川幕府之一大禍根、寧以及早禁絕爲妙、此日本幕府禁止耶教之由來也、最初、對於通商關係、因其有利於日本並非十分有害者、故雖禁耶教、通商則仍允許也、但日後又發覺僅禁後者而放任前者、仍非根絕大禍之道、最後乃全部予以禁止、因幕府之採取如是禁壓手段、倭寇雖欲在海外大施活動。

且背後一無後援、有時糧道亦被斷絕結果、終告失敗、倭寇失敗之原因雖不僅此爲其最致命的者也。

（八）宛如經濟的倭寇時代

——需要舉國一致之後援——

余之所以陳述以上之舊史者、因依余之見解、今日之日本人、鼓足勇氣、向全世界任何氣候風土不同、及遠隔不便之處進出、努力於日本商品鎖路之開拓之現狀、完全與昔日倭寇時代之日本人之遠至海外活躍、有頗肖似之處。

日前余聞由歐羅巴歸來之飛行家淺野總一郎氏之言、據謂飛行機出歐洲、由伊朗（波斯）內地、直越

印度之奧地、而至新嘉坡、在伊朗而及印度之山奧中、在沙漠之中、有飛機之泊宿小屋、彼曾於此種屋中各作一宿、而在此交通非常不便、日本內地人決難想像及之之伊朗及印度之深奧之處、彼竟發見有日本人之居住、彼乃詢其爲何來此、則答曰、僕由大阪來此、作日本綿布之販賣耳、淺野君爲之大吃一驚、其後繼續交談之結果、則知小亞細亞、巴力斯坦、非洲之南部或南美之深地、莫不有日本商人之先鋒隊之蹤跡也、此誠非歐洲人所能想像及之也、然此等日商、非有政府之保護而出發也、均爲日本各公司自發的推銷商品而前往也、結果、今日世界上也許余等尙未聞其名之小國間、亦有日本商品之推銷、而其數量、則與年俱增、歐洲人觀此狀況而吃驚、事屬當然、卽我日人自身、亦覺驚訝也、日本人既能以如此雄勢進出、尙孰能阻止之乎、英國、美利堅或法國、能予以阻止乎。

倭寇時代日本之所以失敗、乃因德川幕府之禁壓、倘太閤秀吉、織田信長、乃至德川幕府而援助倭寇、採取海外進出之政策、則今日之地圖、恐已變色彩矣、現在之日本人、除發展吾人之產業、將日貨推銷於海外之外、別無給予年々增加之國民以職業、並養活之途、故採取此種政策、殆已成爲我國之國是矣、無論內閣爲左傾、右傾或竟法西斯化、均非以職業給予與年俱增之日本人不可、然所謂給與職業、土地有限、天然之資源亦有限、無論如何、非發展貿易、而依產業之力給養國民不可、此亦日本之國是也。

在此國是之下、不論政府性質如何、非援助產業之躍進不可、日本之陸海軍、亦爲此國是而方必要之

陸海軍也、日本之陸海軍、應爲援助我國經濟上之進出之隱然力量、我人非謂欲藉陸海軍之力、作經濟上之進出、然既謂應舉國一致、援助經濟上之發展、則陸海軍乃最可靠之後援者、換言之、若能以陸海軍助之、政府亦助之、國民亦助之、舉國一致而向海外雄飛、則世界上尙有誰能予以阻止乎、日本人之向海外發展、今日乃絕好之機會、我更覺突破此難關而繼續躍進、乃日本今日之命運也。

(九) 軍備爲國民之投資

——以之爲後盾而征服世界市場——

今日日本輿論中最宣染者、厥爲赤字公債過多、將危及財政之基礎、日本之財政基礎、非予以增固及增健不可、所謂健全財政論者之論調也、然既如上述日本必向海外作經濟的發展不可、故余之見解、與他人相異。

例如滿洲國成立矣、當然此乃獨立國、非日本之附庸也、乃日本之一友邦也、然由經濟上言之、則滿洲爲吾人經濟上之一活動舞臺、一財產、日本既獲得經濟上之財產、則爲之而發行數億之公債、貸以款項、乃事所當然、今之從事於實業者、一切將資產與負債對立、而作成貸借對照表、祇有負債而無資產、固非健全、然若一方有資產、一方有負債、則毋須杞憂也、余之公司、公司債年有增加、然同時工場亦增加、故公司債與工場相對立、於公司之基礎、決無危險也、若僅有債務之增多、而無工場、此乃

真正的不健全、公司瀕危境矣、若有資產、亦有借金、則借金雖增、基礎不受威脅也、余應在此附帶說明者、此乃指經濟而言、由經濟的眼光視之、則日本今日雖有赤字公債之增加、負數十億之公債、同時對此亦有資產之增多、故全不用擔憂、謂之曰健全財政可也。

自另一方面言之、日本之貿易、已達二十一億、雖可稱爲非常偉大的躍進、然與英國相比較、僅及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耳、僅此事也、至少應具有英國之半（即三十五億）之貿易方可、但余覺此事非辦不到也、既往之數年間、每年均有五億或四億之增加、今年雖不能有如許之增加、然有時增、有時減、平均尙是增加、故我人務期於最近之將來、使日本之貿易由今日之二十一億增加至四十億乃至四十五億、欲達到此目的、一方固然須吾人於達業上努力、同時非有援助余等之後盾不可、易辭言之、若政府而採取德川幕府之政策、則我經濟人、縱令如何奮鬥努力、日本人之世界進出、決難成功也、反之、若能如往日英國人等之設立可稱曰海賊公司之極冒險的公司、向海外發展雄飛、予以援助、乃英國之利益、故英政府乃出而助之、在政府援護之下、以堅忍不拔之努力行之、故印度率完全爲英國屬地、總之英國之國民及政府、戮力同心、予以援助、方有如此之收穫也、由此觀之、此際吾政府及國民而真能援助經濟上的進出、則余等經濟人、覺其必能成功也。

此外、無論何事、均需要「力」外交亦需「力」也、無力、則縱令日本人如何奮鬥努力、技術如何優秀、產業組織如何完備、仍難向世界伸展也、力之最大者、陸海軍也、此力、儼然爲我等之推進機、有

此、我人在世界之任何一角均能工作、然則由我等經濟人視之、爲軍備所用去之金錢、非一種投資乎、余不敢自定余言之爲善爲惡、然余確信出錢整軍、乃吾等經濟人圖雄飛之一種資本、由日本之國民言之、軍備乃一種投資、強其力、依此力而向世界發展、非如此、國家不克興強也。

雖然、軍備果爲一種投資、投資亦自有其限度、換言之、必爲與國力相稱之投資方可、即投資應與國力相調和、保持均衡方可、至於如何程度方適合於國力、如何程度將與國力失去均衡、乃一不易判斷之事、須視當時之政治家之力量如何而定、有人以爲曠觀今日歐洲各國、軍費均僅占國家總支出之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而日本軍費、竟費去國費之半數以上、此誠一難題也、如日本之後進國、決難摹倣歐洲各國、恰然儲金、而度其安易之生活、以卑近之例言之、日本之有歷史之富豪如三井君及三菱君、雖未有如是無理之事、却仍悠然從事工作、而告成功、而由我輩赤手起家者視之、則覺富翁之持其財力、悠然生活、似非正當、蓋日本非三井三菱等富豪之國家、而下係赤手空拳築就今日基礎之新興國家、一切國是、均較歐洲各國爲堅辛、故各種事件、均難免有無理及困難、然此種困難、均非一一加以克服不可也、余覺今日日本之政治家、應充分考慮及此點、並巧妙處理日本之現狀也。

(一〇) 千載難逢之好機

——切忌畏縮退懼——

新聞雜誌中、近常用「日滿經濟勃洛克（聯繫）」一語、最近則復鼓吹日滿華經濟勃洛克、然余自始即反對此種主張、蓋經濟勃洛克一語、似起源英國之經濟勃洛克、而英國採用此語之起源、則欲通過彼之屬國加拿大及澳洲、造成英帝國經濟勃洛克、即非將英本國及殖民地打成一個集團勃洛克、而對付外國、決難保護英國之經濟、日本人欲予以摹倣、似乎時機尚早、因為英國需要經濟勃洛克、日本人遂亦即以爲日滿或日滿華經濟勃洛克爲必要、若僅是摹倣之言、固無妨、若竟真欲實行、乃誤矣、吾日本人而採取堅守滿洲、造成經濟勃洛克、而摹倣英國之狹小之見、決不能守護國家也、正如上所述、日本之國是、乃在乎向全世界進出、任何事均非以世界爲對手不可、與英帝國之據保守既得經濟權之情形、完全相反者也、彼英國固不妨守此勃洛克、日本側不能作爲是守勢的消極的舉措、因須積極的攻勢的向獲得世界市場一大道邁進、根本不需要經濟勃洛克也。

正如武田信玄之戰法、信玄並未造城、作戰之時、自己出而迎敵、祇知攻人、不知受攻、故根本不需要城也、同樣、我今日之日本人、亦毋需乎勃洛克、日滿華作經濟上之提携固佳、決無隱自於勃洛克之內、防遏世界各國進攻之必要也、一言以盡之、應採用信玄式之戰法而積極的迎敵也。

在日本人之內部、頗有一部份高唱極懦弱極退嬰的論調者、曰日本財政不健全、曰經濟上將破滅、曰各國若設關稅壁壘而壓迫日本、日本將無路可走也、因此、一般外國人、因日本人自身尚如此、遂覺若加日本以壓迫、必可操勝、乃繼中國之抵制日貨之後、以種々手段、壓迫日本、其實世界各國縱令設置稅

壁壓迫日本、日本仍有全不受其影響而進出之可能性、國民、政府及陸海軍、舉國一致、採此方針而邁進、一遇難關、卽一致努力突破之、如此、則外人必覺採取抵制日貨之政策、徒傷日本之感情、決難加害日本、而寧以避免此種政策爲得矣。

要之、今日日本所處之地位、實爲千載難逢、將來能否再有如是良機之到來、實難預料、我輩個人亦然、久作經商者、能順調掙利者、十年中或二十年一度而已、此外之三年頭、僅或損或盈、作通常之商賣而已、真々良機、一生之中、亦僅一遇二遇而已、戰爭亦然、織田信長一生中、最順利之桶狹間之戰、在信長一生中、可一而不可再也、故無論爲日本人或歐洲人、欲其國家以旭日昇天之勢、向繁榮之途前進、固須不絕努力、然古人有言、「千載一遇」、絕好良機、僅十年二十年或竟三十年一遇而已、逸去此良機、僅餘平凡之時日矣、作投機事業者、最能了解此意、平日之進出交易所、僅今日勝明日敗而已、真能在投機事業上獲利者、亦二十年中或三十年中一度而已、賢明之人、一經掙得巨財、卽退出市場、在我輩之一生中、如此良機、決不能一再遭遇也。

日本之國家亦然、能如今日之乘風破浪、使歐美各國瞠然失色、亦正所謂千載一遇、可一不可再也、若於斯時退縮踟躕、則在不久之將來、日本之金利既將增高、日本之勞働賃銀亦必高昂、物價亦勢難久持低廉、同時、歐美方面、必於斯時改善工業組織、製造廉價商品、期與日本對抗故、屬時日本之滙兌、將失其有利的地位、國內方面、亦恐將漸次發生騷動矣、故如今日之好況時代、我人不能妄斷其將

永續也、誠一天賜之良機也、故余以爲不失此良機、乘波突進、最爲必要、中國、印度、荷屬印度、與我人相接近之南洋以及亞細亞方面、其經濟地位在日本勢力範圍下者固不必論、更須向全世界擴張日本之市場、推銷日本之商品、將日本之對外貿易額提高至今日之一倍以上、至少使之伸展至能與英國貿易相肉薄之勢、使國內產業日益隆盛、而增厚國民之財富、國民既富、方能擴充軍備、而成爲強國、而使日本成爲世界之最強國、此余最熱心之希望也。

美國工業現狀觀察記



美國工業現狀視察記

余從事整理「工業日本精神」一稿後，即匆匆至加拿大及美國旅行，視發各地工廠及其他。該地之經濟狀態，與吾人平素憶想所及者，竟大相懸殊，實不勝驚異，而感吾人一向對美國不無評價過高之憾矣。

苟僅觀遠離大都會之西海岸地，以評美國全體，自不免有如捨東京大阪不觀而急於評沽日本全體之譏。以余所見，吾等經濟人所崇爲師匠之美國今日之內情，確有若干吾人所意料未及之處。凡從事日本經濟以及研究政治問題社會問題之人中，與余同感者，當不乏其人焉。因思余之感想，或足供此等人士之參考，且覺因得此感想，自己之信念，亦已確證，乃於歸途船中，草成此節，附加於此。

(一) 美國之勞働賃銀(工資)

——工資商而爭議多——

先就各造紙工廠、觀察其勞働之狀態、工人之服務時間、爲一星期四十小時、乃三交替半之制度。一星期中以四日工作六小時、二日工作八小時。其工資則熟練工人之最高爲一小時美金一元三角半、普通工人最高一小時美金八角半、一般爲美金七角左右。即如僅在工廠內從事雜差之掃除夫、最低亦須給以一小時美金四角(亦有三角半者)。即一小時八角半一日工作六小時之工人、其一日之收入爲美金五元一角。按日計算之短工、亦須美金二元四角。如工作八小時、則前者之收入增爲六元八角、後者爲三元二角。若以此折成日幣(中國國幣略等日幣)、則前者一日約收入日金二十圓、後者約九圓。至有特別技能之熟練工人、一日二十圓日金之工資、乃毫不足爲奇。而在吾日人觀之、即按日短工之工資九圓、已屬不可思議。

因能得此高率之工資、故工人之生活亦隨之提高。今日大抵均自備汽車、利用假日、伴同家族、作數百英里外之遠足、悠悠嬉々之情形、確如吾人所聞及者。至其居住飲食、實等日本中流以上或竟有及上流社會中人者。尤以汽車一項、在美國已成爲日常不可缺之必需品。富裕者、常備最新最良之汽車、工人階級則亦使用已舊之價廉者、略如日本之使用腳踏車狀態焉。

蓋化美金十元或二十元、即可購得適當之汽車、而車捐一年亦不過二十元美金左右。故其普及於一般之情形、實出吾人想像以上。

余自西雅圖至約離百二十哩之萊蒙德地方、視察附近之伐木造材所時、適已午餐時間、乃入該處工人食堂、與工人同卓同餐。其菜單現開示於下。

一、肉類 牛肉、猪肉、雞肉

二、菜類 番薯、豆、玉蜀黍

三、點心 蘋果餅、黑菓餅

四、牛乳 珈琲、牛油、麵麩二種

以上材料既佳、量亦較在東京之西菜館之五倍、其豐富可知。而在該地乃為家常便飯、然於日本之來客、已是意外盛肴。食費朝午晚一律美金四角、即一日一元二角美金、約當日金三圓六角。該處工資為一小時七角美金、一日工作六小時為四元二角、合日金十二圓六角。

然則受得如此待遇、而又過如此向上之生活之工人、定以為非常滿足、却又不然。吾人到處目擊總罷工、此又不得不作非常奇異之感矣。有名之碼頭工人罷工、其規模最大、罷工開始後經三四月、而尚未解決。龐河坡市、西圖市之罷工者與罷工破壞者、互相對峙、不時訴諸腕力而引起大騷動。多數警官、固無時不在嚴重警戒焉。其次大規模者為造材伐木之同盟罷工、此亦波及於各地、而在不斷騷動之狀況

中。其他小罷工，尤不勝枚舉。茲舉一例，西雅圖市某處菜館之侍役罷工，店主乃雇用工會外之人開始營業，罷工者即在該店前實行放哨監視（Picketing），視來客出入衆多之時，女侍與男侍均服易惹人目之異樣衣服，出動阻止營業。亦有對此並不介意之客人，則仍泰然步入飽肚，故營業似不妨繼續。但同樣吃飯，何必受此麻煩而另擇他家亦不乏其人，因此來客終爲減少。又如大來輪船公司船員罷工，提出種種要求，要求之主要者爲飯餐之改善，此則僅一二日即行解決。

此次旅行，雖時日極短，然到處見有罷工，此空前未有之蕭條，正資本家苦惱至極之時，資方則常常飲泣如此情形，實無辦法。

與余於十二年前旅行同地方時之狀態，誠不勝霄壤之感矣。

以普通忖度之，工人待遇如此優好，罷工似不能有，而實際決不如此，愈好愈易成種々藉口，蓋治人之道，古今東西均同，祇可謂爲一極難之事也。

(二) 產業復興法之成績

——生產之耗蝕與失業、罷工——

羅斯福總統產業復興政策中之勞働法之實行，其理想固無可批摘，但實際上是否有效，在吾等經濟人視之，殊多疑問，余此次旅行，亦即對於此點最加注意而擬研究者。嚴密的立法上之議論，俟諸他日機

會。茲述余所實地目擊之實況，美國產業工人之工作時間，本爲一日八小時，一星期六日，普通以一星期四十八小時爲原則，依此次之產業復興法，改爲一星期四十小時，工作時間雖減去二成，工人之實收入，因係以與八小時工作同數爲原則，故實際上不啻將工資提高二成。復興法之目的，在實際上實行提高工資，而在此成爲產業資本家之負擔時，即確免偏於一方之不公平，故對於產業資本家，亦准其提高生產物之售價，適等所提高之工資，使雙方各無不平，且在實行時，可給二成之工人以得業之機會，藉以減少失業者，增加工人之購買力，以爲此足使產業界呈現繁榮。該法即成立於上述之旨趣下而加以實施者。惟實施後之實情，工作時間一律施行一星期四十小時，工資即成爲增高二成。但生產品之增價終於不能實行，反益見減跌，故產業資本家，莫不慘叫悲鳴，有將工廠關閉，有請會計師清算，祇個人資本家中之極其特殊者，則改良機械，或改革經營，謀人手之減少，藉以維持工廠之操業而苦心慘澹設計者。以吾日人視之，如將頗費等劃而募集股本設立之工廠停閉，第一對於股東有失面子，而使從業人員失業，使其迷於生路，亦所不忍，故決不輕易停閉工廠，而必斷行內外百般之改革，必使弓盡弩折，然後泣血而決行停閉。但美國實與此相反，股份公司經營者之頭腦非常簡單，虧本之工廠，當然將其停閉。時勢所趨，無法可想，雖最初略費苦心，最後仍以之爲不得已之情勢，即極隨意的決行停閉。從業人員因此失業固亦災難，但政府對從業人員每人每圓津貼三十元，此外妻子每人津貼食費五元。故即時生活當可無憂，乃亦不在意的任其停閉，祇嘆一聲這年頭太難而已。

以工廠或產業交清算人之制度、與日本之制度、全然不同、而爲足以代表美國人性格之一種制度。即如最近之商業衰落加以以工資提高、生產品則相反的跌價虧本、欠帳積多、原料及其他進貨代價亦易滯積、致經營上感到苦痛、於是經營者即停止一切付款、宣告破產。裁判所召集債權人、即行選定清理人、使清理人繼續經營工廠。清理人大半由具有工廠經營經驗者中選出、將舊有經理以下各從業人員全部照舊任用、使繼續操業。故由表面視之、公司業務、仍與平日無異。所異者、祇公司債、借款、賒帳等債務之本金及利息之支付、可以免去之一點。余嘗竊思此制度、殊多巧妙、苟以之輸入日本、將日本之破產、清算制度加以改革、開若干實地運用之便、則將有如何之結果。故此特對種種情形、加以深入之調查。所謂有利必有弊、此亦爲不可免者、美國之破產法、因係如此切於實際而富通融性、致經營者乃有將濫用之傾向。各地工廠、固無論矣、即堂々之大鐵路公司、施有最新式之冷氣裝置、稱爲俱樂部式車輛、有理髮浴室、設備應有盡有之大鐵路公司、其內裏竟亦爲處於清理人之手、行車及其一切、悉委之於清理人、公司債、欠帳之本利均無利息付出等之極端事例。此或亦今日商情衰敗之所致、然謂美國大半工廠、悉落於清理人之手中、亦不爲過言。不僅工廠如此。試投宿舊金山一流之旅館、設備完全、極其閑靜、詎知聽探結果、又係落於清理人之手中。此實祇有驚嘆而已。

又經第一清理人之手、加以經營、而得相當成績、則債權人官廳亦即任其繼續經營。如成績不良時、則再處於第二第三之清理人。如余所實際接觸之某造紙廠、曾處至第四清理人之手、內清理人之手經營

者，凡十數年之久。此雖爲極端事例之一，然據余所觀及，此制度實際上之長處，亦已爲今日之美國人所惡用矣。故即將此制度輸入日本，則是否可照此不加改動，亦一問題，余以須由商法之專家，多加研究始可也。

美國工廠中之表面爲股份公司而實際屬個人經營者，則與吾日本人所取方策相同，過如今日之不況時期，萬事悉採節約主義，將生產品成本減低，努力維持營業者，亦復不少。但此種努力，殊不若日本人之不惜犧牲，祇不過表面略々努力而已。如若略々努力之工廠而竟步步成功，在此不況時代舉有相當成績之真正股份公司，此實例殊不多見。努力節約減低成本之工廠，於工資仍不能試以減低，故大半轉而謀人手之裁減，一方謀增高生產，而同時有擬行從業人員之解雇之傾向。又有提高工廠內供給品之價格，提高房租，提高膳費或減低品質，因而引起罷工。最近罷工之盛行，實開美國空前未有之例。而現政府常支持工人，尤援助工會助長其勢，使爲後援者，藉擬爭得次回之選舉之傾向，致資本家之不平，實非同普通。又產業復興法之結果，政府對於總罷工者，在罷工期中給以失業津貼，故最近之罷工，均非常延長，造材業之罷工，碼頭工人之罷工等，均延久至三四箇月，而至今尙多未解決者。勞資雙方各抱相當主張，然於美國之產業，同屬非常不利，此乃事實，於吾外人，尤爲一極好參考。

總之如上述情形，實施產業復興法之結果，在勞方固已工資增加，而非實收入之增加，祇工作時間之短縮，因此與資方間，又滋生種々紛爭，如裁汰人員，提高食料，比之一向，反難免有不便之處。故不

能謂爲如何滿足。

一方在資方則又因不況、生產品銷路不振、如政府會加說明之提高價格、豈暇計及、而反不得不斷減價、陷於不可名狀之困難。結果欲以減少工作時間喚起努力之需要、純屬夢想、反增多失業、總罷工頻起。不祇勞資雙方蒙受經濟上之不利、且使赤化主義者有隙可乘而肆活動、誘發社會之不安、政府亦苦於對付。凡此現狀、均爲余所目擊者。

(三) 廠家事業之內情

——出人意外者殊多——

余此次以偶然之必要、從事調查美國廠家事業經營之內情、結果不無稍感意外者。蓋美人之商業道德一般均信以爲比之日人遠爲優越、吾人亦常受到須努力模仿美人之教訓、且亦不時至該國遊察而作如是觀、然其事業界內幕之惡辣危險之實狀、比之日本、實有難兄難弟之喻、或竟有較日本爲尤甚者。

廠家事業之發起設立、在日本亦多不盡善者、因之善良之股東、蒙受其害、亦復非淺。識者常嘆謂應講求取締之方而監督之。美國在此點詎知有較日本尤不可忽視之內情。

廠家之發起人將不可靠之個人事業、作爲現物出資、以沽至相當之巨價、而占有不當之利益、更於土地或山林之購入或工程包辦或水利權及其他、秘密私占不法之利益、此種事在今日之日本亦爲常有之事、

而爲衆所週知者，然在日本於公司設立後，股份公司則必每期實行決算，向股東大會公布而求其承認。雖公司創立之報告，股東大會之報告，大半以僅存一紙空文者爲多，且因其有比空文即以爲日本之廠家均有信用者，恐在日本亦並不多。但美國各州之商法各異，故不應一律視之。惟普通廠家，因無如日本之關於廠家設立之詳細報告及每期決算報告公布於一般股東之法律上規定，法律上之取締似極寬弛。法院雖應對於凡此各點，一一加以監督，但表面上之法律規定甚至於實際，均可謂等於無監督。故發起人以及重要職員，在吾人視之，均不足信賴，而多胡亂從事者。試舉一極端之例，有某々發起人，購入一個人經營而殆可謂毫無價值之舊造紙廠，竟亦以之作爲現物出資，創設廠家，其評沽之差額，固已達相當之收入，又於新廠建築承辦，亦得相當之利益。於是僅以股東所出之實收股本，究感資金不敷，乃又募公司債。募公司債之手續，與日本大同小異，所異者，日本募集公司債之事務，多半由有信用之銀行或信託公司承辦，以一定之手續費，向一般募集。亦有時因對一般而雇用跑街，此又僅限爲確實之證券業者。其手續費非巨，故弊害從而亦少。即在美國若紐約支加哥等地信用卓著之大廠家或大事業，其嚴重之商務，亦必委之有信用之銀行或大信託公司，可無疑也。但如余此次視察之西海岸，即所謂僻遠之新開地，該地則竟有手段甚巧妙而陰險者，使余不禁爲之吃驚。廠家重員，對該地之銀行及信託公司之當事者，提出在表面似頗可靠有利之意見書，第一使信用其廠家爲前途非常有望者而對此提供巨額承辦佣金。地方之銀行或信託公司若出承辦廠家之要員即與之提携，他如使用雇作公司債募集人之一種摺

客，亦給以高率之儲金。捐客於事業之前途，廠家要職者之信用，公司債應募者之利害，毫不放在腦中，祇求有資金到手即得，故到處奔走出設，歷訪擁有巨額現金而以低利存放於銀行或信託公司者，極盡巧言之能事，加以說服。於是如資產家之世承繼者，或承繼亡夫遺產之寡婦及不知世上險惡一躍致富之人中，頗多為其甘言所惑而陷其圈套者。美國與日本不同，國土廣大，富人亦多，故數百萬美金之公司債，不患不易募足。尤以在好況時代，數百萬美金數千萬美金之公司債，莫不一舉募成。

公司債之募集若圓滿成功，重職人員即以此資金完成工廠建設及事業經營等一切工務。而事業上則並無如意見書所述之利益，有相當損失時，亦必以之轉入事業費中，公司債之利子，分紅均照行，表面上仍一味鼓吹舉有良好成績，另以同樣手段，募集第二第三之公司債，再加擴張增設，此與日本之情形，無稍差異。

如是者數年後，卒至無以應付，分紅固不待言，即公司債之利子，亦無力支付時，即聲請破產，由清理人之手，經營事業。重要職員即設法自任清算人，暫行經營，其次即宣稱事業已絕望，付之拍賣。而又放送於一般為極不利之悲觀的內情，故無人出應拍賣。於是即以極廉之價，自己拍進，據為自己之私有工廠，以此順序而行欺騙之例甚多。若在日本，法律自有裁制，實際上此種要職人物，亦必受種々制裁，即世人亦必不就此默然放過，但在美國，國民之風氣，在此點極示寬大，似並咎責之人亦無之。余此次對此種廠家，亦加視察，並與此種人物接觸，頗感意外。

美國各州之法律各異，不能如日本之以爲一律一體者。一般雖稱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之 Private Company，與日本之合資會社匹敵，Public Company，則與日本之株式會社相等，創立之手續，決算報告，股東大會，均似須經與日本之株式會社同樣之手續。故如設立大廠家，而任大事業時，須由相當之能幹人才當其衝，同時置重信用。散在於各地之 Private Company 中，不可靠者甚多，尤以如西海岸地方之造紙業爲更多。

(四) 工廠經營之不經濟

——浪費原料之可驚——

美國經營工廠之諸多浪費，已爲周知之事實，而如此次余所視察之西海岸地方各工廠之甚，實爲未曾目觀者所想像不到。

例如山林祇檢接近海岸，伐木可即時推入海中或有鐵道設備可能裝儀之便利地方始舉行伐木，稍覺不便而需費數多之處，概不着手。伐木祇撰普通十五吋以上之大木，以下者，悉成爲機械的搬出法之犧牲，均任其摧殘，像食箸之散客，亂堆於山中。在日本人眼中，十五吋以上之良材，以之供作製材用，其以下之棄諸山中不顧者，則運出以作造紙用材。則第一山林可以整理，第二立木費用可以省去，第三無火災危險，第四可得今後天然更新之利益。由此各點之均爲非常經濟。然今日之美國人，殊無意於此

甚且並作正常想念者亦無一人、良深浩嘆。

原料到達工廠時、如係十五吋以上以至五十吋以上之大木、將其剖為五六吋之板、送至研磨機 *Srinder* 然後分成小塊、送至木釜。此與日本所見之工程、無甚差異。

惟西海岸各工廠 *Grinder* 均為 *Pocket* 而無用 *Magazine* 者。聞以挽材作原料之工廠、*Magazine* 似有種々不合之處。脊板中有附着若干黑皮者、則用 *Drumbacker* 此與日本亦同。但大部份送至鍋爐作為燃料、此實太不經濟、使人驚嘆不已。

曾參觀美國之挽材工廠者、必即感到其勞力之節約、任何事惡憑機械之力、極盡巧妙、而將原料驚人的浪費、亦無人詫怪。余在龐珂坡時曾到新西院、視察對立於河之兩岸之挽材工場、此世界第一之大挽材工場、苟於河下建纖維工場、以屑材為原料、以鋸屑為燃料、更加以日本式之經營法、則可成功無疑。乃美國人何以不見及此。後赴坡德蘭、在龍皮胡地方、參觀魏雅好華斯氏之挽材工場、同氏於其挽材工場之隣接地、建年產晒紙料六萬噸之工場、以挽材之殘屑為原料、以鋸屑及廢材轉運一萬基羅之發電機、且利用廢蒸氣、乾燥紙料。余見此實況、乃不得不敬佩氏之慧眼矣。

今者 *Pulp* 生產過剩、市價跌落、各工場均苦於無利可圖時、而祇氏之工場、仍舉豫想外之利益、良非無故也。同氏不僅尚在計畫擴張、聞在萊蒙德地方氏所有之挽木工場、亦將設同樣之新工場、現正計畫中。在美國人中、有如此具有相見識之人、以節約經濟為念從事實業、本為應有之事、然即因其為祇知

浪費之美國、故此略々節約、已臻成功。要在吾日人視之、云爲節約、相差尙遠。況一般纖維業者或新聞紙工業者工作情形之不經濟不節約狀況、尤爲吾人所難以想像、余偶然以此一端、言之於加拿大某製紙廠長、詢其意見、彼答曰、「美國人元非作事能講節約之國民、無法可想也」於是余亦不再問下。主要原料之木材使用法、尙係如此、其他原料如硫黃、石灰、種々藥品、其不經濟、更可想見、至其所節約者、惟勞力而已。

吾日本人使用較美國貴四五倍之立木、然生產成本、並不劣於彼國、且能出品質勝彼之製紙及紙材、此非祇因工資低廉、亦以事々物々、悉着眼於節約、而細心嚴密的加以處理經營所致也。此乃吾日人之長處、尙望後人對此點多加考慮、努力發揮我日人之此等長處也。

(五) 美國西海岸森林之荒廢

—— 出口 · 日見 困難 ——

美國西海岸地方、尤以在華盛頓、奧勒岡兩州沿岸各地、自來爲木材產地、在已往二、三十年間、有巨額之木材出口、同時經營紙材製紙之事業、均極隆盛。據此次實地視察所得、美國究爲大國、森林之面積亦廣、且積蓄亦巨、故以日本式之頭腦律之、實有不可能之處。然年々伐木量亦達巨額、採伐跡地、略等樺太與北海道、乃於幾可謂全部罹諸火災後、稚樹養育、更未着手。至最近政府大聲鼓勵、開始助

成殖林及稚樹育成，但此亦僅屬聲張，實際效果，可謂毫無。華盛頓州制定法律，自五月至九月，有由火車富口投出香煙尾者，罰二百五十美金，或處以九十日之禁錮，又不得許可，入山釣魚，隨便燃火者，巡視者可以鎗擊之。此種取締，蓋於防禦山火，可謂週到。但余此次旅行，在視察西雅圖地方，見到各處每日發生山上失火事，天空幾無時不被白煙所蔽。詢諸地方人士，政府支出巨大之人夫費，努力防火，雖爲事實，但無大效果，實爲毫無辦法，祇得待諸自然鎮火，故聞常有繼續數日至數十日者，不禁使余想起往年樺太山失火事。

故山林之荒廢，每年增大，積成非常之面積，結果最近木材出口，愈見困難。

西海岸各地今後木材之出口，雖以格來斯、哈巴地方爲主，及其他各地尙可略々繼續此事業，但欲如以前之盛況，恐困難矣。

距今三、四十年前，紐英格蘭地方，製紙業勃興至於非常繁榮之際，同地之木材原料，一般均信以爲無盡藏，無人顧慮及將來，乃至今日，已將採伐盡竭，製紙，及纖維原料，驟告缺乏，不得不待諸東部加拿大之輸入，此狀況爲世人所周知。殷鑑不遠，今日西海岸之昌隆，果將維持至何年何月，但願歷史能不週而復始者，斯爲幸事。

(六) 加拿大及阿拉斯加之森林

——加拿大之美林值得羨慕——

加拿大西海岸之森林，實大有可觀。製紙業之發達，亦尙未出初期之搖籃時代，木材事業亦在同樣情形中，如美國西海岸之豪濫伐慘害者，僅龐珂玻附近同島之一部，其他殆全部原物保存其爲天然之美林。自龐珂玻至阿拉斯加之海岸約一千哩，亨洛克、西達、法亞四處女林，脈々相連，實不堪羨慕之至。隨處可見採伐之跡，表示附近有製材所或紙材工場之設置。但亦未至在外觀上侵犯天然之程度。該地沿岸有如日本之瀨戶內海，島嶼相接，紙數百萬噸之船舶，亦可自由航行。水底亦深，隨處成天然之良港，起卸尤自由自在，若編成大筏，可搬運數百哩。且隨處建有工場，可橫泊航行大洋之船舶。凡此各點，與樺太北海道，全異質趣而具天然之好條件。

現木材事業、製紙事業，均因無利可圖，短縮操業及停閉工場，接踵而起，因而該地之森林開發，亦不見有進步。所望今後世界景氣轉好，製紙纖維以下木材事業，復再入隆盛時代，則占第一地步者，必爲該地，而必可獨占如歐洲之斯于的那維亞及芬蘭之地位。

該地與我日本，有地理的接近之便，交通最近呈非常之發達，有加拿大、美國、日本之三大優良定期船，如在二十年前之大西洋，各公司以優待相競爭，相互改良設備，改簡辦法與乘客共享航海之樂使如

在家鄉而旅行。

另有專裝貨載之定期不定期船，尤如日本汽船之活躍，大有可觀。故比之樺太滿洲等僻遠地方，遠為便利，而前途亦殊有望。

雖然，加拿大政府、其傳統的政策、纖維原料之出口、絕對禁止、完全堅持此謀地方繁榮之政策，故日本之原料缺乏，似不能藉此補償。設若在該地建設工場，則又得受該地法律之限制。該地勞動法及其他，與美國大同小異，故勢必支出日本之十倍至十四、五倍之高工資，使用能率不甚良好之白人工人。其欲應用吾日本人長處之經濟的經營法，發揮吾日人獨特之技能，必感困難。若勉強行之，則必陷如該地現狀所示之無成績無利益之苦難。

又阿拉斯加之森林，自加拿大國境至斯加貴附近之沿岸，為一片與加拿大相等之美林，樹種之優良，起卸之便利，均無大差。愈進北部，直木滿次細小，每一「町步」之積蓄，亦漸次低少。又該地之海岸，大阪因有暖流，雖冬季，溫度亦不改如何低下。即北緯六十度地點，與南部樺太之寒氣略等。但若離海岸入內地，其寒氣即極酷烈。時在八月下旬，吾人旅行中已四方各山，盡現初雪皚皚之風景，冬期亦長，零下五六十度，須持續相當期間。故雖有樹木，發高被阻，殊無森林之價值。美國政府，為開拓該地，投下若干資金，下不少努力，但觀其實況，乃因軍事上之必要，或施以陸軍之設備，或設海軍之要港，相當之設施，正在步々進行，一方並與加拿大政府協力，計劃將美國西海岸之汽車路，通過加拿大

延至阿拉斯加，此亦正在進行中。今後開發上雖可多少有若干可觀之處，但目前情形，僅不過虛事聲張，實際的無所從事。

(七) 西部加拿大之製紙工業

——均蒙虧蝕之災難——

東部加拿大，在現今世界之製紙工業中，據有王座，正如斯干第那維並之在歐洲之地位，其發達頗足驚異。政府之政策，絕對禁止纖維原料之出口。故美國之資本家均來加拿大，於東部地方，大半經營新聞紙工場，今日美國需用報紙之數七、八成，係由加拿大輸出。其原料與日本歐洲之製紙原料相同，爲六、七吋以上之細小圓材，此幾爲無盡藏，不憂用盡。但年々伐採之量增加，同時最近漸深入內地，進而在不便處所，從事工作。新聞紙之市價，乃年々跌落，兼之在經營困難之際，原料每年有若干驕貴，故東部各製紙廠家，無利可圖，發悲怨之聲，同業者頻相會集，討議提高市價之方。

西部地方，則與東部相反，製紙工業之發達，至近年始漸見端緒，雖亦有一二規模稍大之工廠，其他多爲舊式小規模者。纖維工場等，亦在同樣情形中，比之日本之製紙纖維，略見遜落。雖其中亦有裝置千五百呎以上之高速度抄紙機，而現正以千二百呎之速度運用中者，但一般都難免在舊式狀態中。纖維工場亦同，在設備規模上，均無值得參考之處，此確稍感意外。要之，美國西海岸地方，比諸東部地方，

開拓落後、人口亦少、文化程度、尤不可同日而語、故紙之需要不多、如東部地方之大組織工場、即如建設、亦殊不合計算。此次視察各地之製紙工場中、舉有相當利益者、幾盡爲例外、大半春來、都似有多少虧損。尤以纖維及僅造新聞紙之工場、可謂全部虧蝕。

然則何以呈現如此狀況。原料之低廉僅及日本之四分或五分之一、而工資則數日本高十倍至十四五倍。又國內及與西海岸接續之美國各都市人口、除洛磯山之百萬、其他西雅圖、巴脫倫、舊金山、聖加哥拿均不過二、三十萬至四、五十萬人。故紙之需要、必不致達巨額。至擬以上輸出於東部美國方面、伊約、支加哥地方、但運費雜費、又達巨額、仍不合算。即打算努力向日本及中國以下等有地理的便利之處、而今日之時價、亦難圖有利。此即加拿大西海岸地方之製紙業陷於虧蝕不振之主要原因也。

美國亦有獨具慧眼之企業家、對因連續虧蝕而落入破產清算人手中之新聞紙及纖維工場、出低廉之價拍進、加以根本改造、造各種雜用紙、努力提倡新用途、即如新式包裝用紙、壁紙、便所紙、箱板紙、洋灰肥料等之紙袋紙外、他如水菓盆紙、紙製桌布、紙製食器、碟、刀、其他數不勝數、施以種々新設計而加以製造、漸次行銷、乃舉相當之利益。尤以如便所用紙、全係日本日常懷紙之模造品、以我日人之眼視之、雖尙未足批評、然美國人已鼓吹爲斯界之大發明。需要亦相當增加。至一般之狀況、亦應加以視察。

(八) 彼之機械力、我之大和魂 (日本精神)

——日美工業之短所長所——

余此次視察之加拿大及美國西海岸地方之纖維並製紙工業狀況、在技術上設計上均未發見有特別較日本爲優秀者。將彼我之優良工廠比較時、至少在操業上、覺日本實有一日之長。

目下日本與加拿大之間、發生關稅之衝突、同地之纖維、不能輸入日本。故以運往日本爲營業目標之纖維工場、陷於非常之苦境、亦所當然。但設如無此障礙、如前所述、加拿大地方之纖維工場以及製紙工場、亦均虧蝕、其能舉相當利益者、可謂例外。美國西海岸亦然。在日本、任何製紙及纖維工場、最近均獲相當利益、反而虧蝕者成爲例外。

要之、日本今日一般經濟上之好況、得獨步世界、而歐洲各國、美國各地均不及彼所受之幸運、對此事實、凡曾經出國者、均深々感幸。至日本所能遭逢此幸運、究亦有種々原因、除人力之外、得助於天然之處亦有、殊非一朝一夕所能論斷。又如美國與加拿大、僅觀遠離大都會之僻遠之西海岸地方、即以評其全體而以之作日美工業狀態之比較對照、此正如視察樺太、北海道後、即評日本全體之工業相同。然視物之一端、以測全貌、要亦非全無意義之事。試述彼我之工業尤以製紙工業之優劣、披瀝所感之一端。

第一由技術之點觀之、機械之發達、自屬美國最長之處、其技術之優秀、究非日本所及。試舉一例、如

現正建設中之由舊金山至華克倫脫之橋梁，長二萬三千呎，鐵塔長五百十八呎，分汽車路、電車路、人行道三條，航行大洋之船舶可自由通過。又同時起工之舊金山與金山間之所舊金橋，長八千九百四十呎，鐵塔高七百四十六呎，前者總豫算爲七千七百萬美金，豫定一九三七年一月，即在四年間竣工。在日本則如馬關海峽之橋梁及隧道，至今尙成爲多年之問題而未解決。據說鐵道省計畫之第一案（自門司）之距離，海底海外合計五千八百七呎，第二案（大里郊外）海底海外合計八千七百六十呎，爲鐵道與汽車路分別建設之計劃。實則並設計亦尙未決定。即使設計決定，至完成恐非十年不爲功。日本之技術家中，亦有以爲苟有經費，三、四年間非不可完成者，似亦有所根據，但稍遇困難之問題，即藉口豫算，避免責任，此已爲日本人之性格，余以爲此決非經費之問題，而實人之問題也。我日本之機械工業，至今日始及歐美之壘，此乃事實。至欲速成一大事業，尙不得不認爲不及歐美。較馬關海峽約大二倍半之所謂舊金山華克倫脫橋梁，僅在四年中完成，大部工程，蓋悉憑機械之力，且能巧妙的運用種種機械，故得勞少功大之結果。此點爲日本人所遠不及也。

又在各製材工場，每一工人，運用一如打字機之機械，即能自由製造各種各樣長短，細大一定之木材，此種情形，凡曾目覩者，莫不驚其機械力之發達，爲之咋舌。

即如製紙工場，關於勞力節省之諸機械力之應用，實有不少值得佩服之處。要之此乃因苦於高率之工資及以多量生產爲目標之方針所致。蓋美國人喜運用機械，故於機械之熟習乃種設計抱有興味。在工場

內，若係日本必無謂的使用多數人員，而美國則多不施如何之裝置，能改少人手，此爲日人所應學者。日人之技能，決非遜於美人，祇因機械工業落後，緝努力欲與歐美並肩，在此以爲繆到程度，而彼方已又進一步。此乃今日以前之狀況，凡日本之技術家，此點應多所奮發者也。

美國工人之工資，與日本比，其高可驚。然工人對其所擔當之工作，其責任觀念之強，確遠勝日本，時間之觀念，亦確比日人爲正確，此皆事實也。又美國乃所謂獨占世界之富之富國，故不吝金錢斷然裝用優秀之機械，工場之建築亦極其美善，萬端設備，不惜投下巨資，任何工場，一見之下，均較日本爲優。然由吾人視爲好浪費之美國，對於工作無直接必要之處，乃亦愛惜金錢而行節約。例如事務用之器具，日本所用似稍寒酸，但事務所方面，則日本大致似均肯投資。

以上係視察美國及加拿大各地，而感到其長所之點。然日本豈竟無一可勝美國乎，決不然也。日本所有可誇示於世界者，第一應數及者，必爲吾日人之勤勉努力。以廠家言之，上自要員經理，下至工人小使，工廠全體從業人員，莫不勤勉從事，不惜身骨，此種情景，美國所未見其例。美國與加拿大人，時間觀念與責任心均極嚴重，故對各自擔當之事務，必盡渾身之力，使他人無從置喙，此固事實。要之國民性格，與日本迥異，其責任觀念，自亦不得不稍異。例如戰爭，歐美人在竭盡應盡之責任以後，即悉委之天命而降伏於敵軍，一般亦認此爲普通。工場之工頭亦然，對於信爲自己之責任所在之工作，則拼命努力，但責任既全，即任其自然歸之天命。日本之軍人，與此適反，盡人事以待天命固亦當然，但任爲如何、

必以降敵爲不潔，其時則以捨命爲其本分。此即所謂「大和魂」換言之日本精神也。在工場亦然，日本之從業員，平素與美國及加拿大人比，多少有懈怠之處，然一旦遭遇關係工場運命之時，則忽焉燃起日本人特有之熱心，上下一致爲工場出力，即無人論及責任。地位低下者反較地位高者尤能捨身圓爲工場貢獻，縱犧牲身命亦必支住工場，此種實例常有之。又平時待遇工人以工資及勞働條件爲重，此與歐美無甚差異。惟日本人則單以金錢殊難動之。金錢雖爲第一必要品而需求之，但在某種場合，常感金錢以上之意氣。所謂遇之以德，則金錢生命均所不顧。苟爲自己之廠家，即甘願獻身，自願出而効忠，常使事業經營者凄然感動。此即世界無其類比之日本人特有性格，此時不禁深感日本精神，非僅軍人獨有矣。

距今數年前，濱口內閣，出消極政策，解金出口之禁，時正大戰後苦於不振之日本商工業，全如火滅後全部瀕於破產，一部金融業者中，雖亦贊成此政策者，但舉朝野盡加反對，此尙爲一般人所記憶。當是時商工業及工場經營者所盡之死力，第一爲節約工場內之經費，以減低生產費，第二提高能率，節約勞力。否則不免停閉工場，而行破產。所謂不得已時莫不惜生命，努力從事。其時第一感到困難者，爲不得不行工人之裁汰與工資之減低。此二者之實行，使工廠主及經理人物捨命而行，故工人亦爲此意氣所感，均以爲時勢所至，無可如何，被裁者淒泣以應，別無騷動，而經理人廠揮淚遇之。此時最覺有助者，爲我國特有之退職及解雇津貼之制度。因有此制度，乃利用之，一方廠主亦盡力所能盡，在精神上同情於工人之立場而加以適當處置。又日本之工資，表面上之工資與實質上之工資，相差甚大，廠方有

利益、經濟情形良好時、即有稱爲賞與、特別賞與、成績賞與、並於勞作津貼、物價津貼等々名目之下、予以實質上工資之提高。故在不況之時期、將其中一部削減、行實際工資之低減、亦較易實行、而無人感到不平。於是最困難之人員裁汰及工資減低、卒亦能圓滿做到、一方諸般經費之節約、亦漸見效果、工廠全體內容、迥然一變、有工場減低生產費二成三成、亦有減低四成五成者、得舉可驚之實績。因其如此、雖逢此前代未聞之大不景氣、仍有法克服之、莫不愁眉展開。乃忽而內閣竟側、重禁金之出口、遂得惠於滙兌之鐵價、於是業價改善內容加以充實之我產業、卒得一躍而雄飛於世界之大好機會焉。

遠渡美國及加拿大、親身視察各製紙及纖維工場、覺其實況、宛如三四年前我國之狀態、均在慘澹之苦境中。再三節約經費、努力能率之增進、但與在日本我人曾實行之苦心與意氣、尙不可同日而語、位上者、責任所及固已爲之、然並無如日人之捨命精神。位下者即工人、時間內之努力雖亦行之、但時間以上之工作、完全不在意中。因不景氣工廠陷於困難、此乃廠主之責任、非工人所關知、故減低工資、減低工人之生活程度、無人想及。至自出犧牲家族之娛樂、爲工場盡力、更無人同意。

廠主乃亦祇得以今日之售價、勉求相抵、減低生產費、此又豈敢夢及。在吾日人視之、彼等頗似拱手以聽自然之裁制然。

更由工場操業上視之、日本人對任何事均甚綿密、任何小事、均用意周到、結果、工廠內可無不經濟事、原料藥品及其他消費量、比之美國之同種工場爲少、而能充分發揮能率。在美國及加拿大、爲商工

資所禍，小事無從着手者固亦有之。日本人於萬事都爲經濟的人種，而有一切事均細慎爲之之長處。此爲經營工場者所最切要者，故此長處，今後尤應使其發達始可。

兩者比較，及於此處，使吾人不勝感到身爲日本人之幸福。若日本在三四年前，亦如美國人加拿大人之頭腦，則當時之難局，豈能打消，且又如何能得如今日之躍進？思彼度此，追憶往時，實感慨無窮矣。

又回顧往時，吾日人所下之捨命的努力，一方已成爲資本家之利益，固不待言，但同時亦成爲當在實質上減低工資而思受生活上苦痛之工人之利益。而又造成今日之好景氣，此等工人之收入亦漸次增加，結果將愈增各方幸福，進而國家蒙受其利。如美國及加拿大今日之實況，資本家不能進而行工資之減低，工人亦以減低工資及低下勞動條件爲不快，双方均拱手以觀命運之處置，結果不外廠家破產或工場停閉而已。勞資均受非常之不利。國家亦難免受其不利。此雖由彼國民性格如此之所致，然由制度上言之，該項制度，於美國工場經營，實無所與。吾人願以梳利義務爲主眼。而謀工人幸福之日本之所謂新思想家加以三思者，即在此矣。

以上爲我日本特有之勞資双方之長處，足以誇示於世界者。惟至於機械及技術，則應更加努力，以圖進步，余熱望其即日達到與美國加拿大相等之地域也。

(九) 日本薪俸工資之對策

——有實質上提高之必要——

余於此次旅行中到處遇見有關係者，每探詢該地官吏及公吏之薪俸，奧蘭貢州知事之年俸爲美金二萬二千五百元，書記官爲美金二萬四五百元，會計部長美金六千二百元，法官最高爲美金七千五百元，若折成日幣，則知事約合日幣六萬七千五百圓，書記官爲日幣六萬一千二百圓，會計部長爲日幣一萬八千六百圓，法官爲日幣二萬二千五百圓。又在加州警察之月薪最低爲美金一百五十元最高爲二百五十元，以日幣算，則最低爲四百五十圓最高爲七百五十圓，雖其制度普通警察屬於市長，交通警察屬於知事，而待遇據云大同小異，美國總統之年俸爲美金七萬五千元即日幣二十二萬五千圓，副總統及各部長爲美金一萬五千元即四萬五千圓，大理院首席法官爲美金二萬五千元即六萬一千五百圓，次席爲美金二萬元即六萬圓，下院議員除美金一萬元之外有事務費五千元計美金一萬五千圓即日幣四萬四千圓，上院議員則美金一萬二千元外加事務費五千元合計一萬七千元即日幣五萬一千圓。

今以日本之官公吏比較，幾相當於十倍至十四、五倍，一方工廠工人之工資，雖因工作時間關係及在工作時間內所做工作情形，難以一律，約有七倍乃至十二、三倍，但比之官公吏，薪俸比較，稍見優良。總之，日本之工資低廉薪給微小是爲事實。歐洲各國人士視日本工人工資之低廉，直認爲「社會的傾銷」。

而不現日本官公吏及其他之薪給，或農工之工資，祇以工資一項與歐美比較，此種議論，顯屬不當。

至於盡力改善工人待遇，使其生活程度漸次向上，努力增進幸福，固屬我等從事於工業者，或資本公司所應當留意之義務，試視國內之比例，則日本工人之收入，比官公吏及其他之收入，決不見遜。然余以工業家之立場而言，與美國從事於同樣工業之工人比較，似感日本之工資過分低廉。惟現在之日本工業異於美國，幸入於好況時代，故余以為可趁此機會使從資本公司或事業家方面，進而將工人生活加以若干改良向上，此舉即用以報酬不況時代之忍耐與同情之道，同時亦所以維持尊重我國特有之勞資關係於將來並增進雙方利益也。

本來所謂薪給所謂工資均依該國當時之社會狀態而定。日本自日本、美國自美國，官公吏之薪給與工資各臻均衡，故現在設僅將工資提高，則官公吏之薪給不得不提高，又僅將官公吏之薪給提高，而買工資於原狀亦屬不可。故此雖非輕易可下手之問題，苟今日之好況能稍繼續，恐即引起官公吏之薪給復活問題斯為當然之事。從來強行執制以至於今日，對此復活無論何人無異議。余幸另佔議員之末席，不如自行進行提倡之，擬作一使其早日實行之機遇。此種問題發生，而於工人工資之提高，反省失時機之虞。雖然，茲所謂工資提高乃實質上工資提高，非行謂公定之工資提高也。

此次旅行余目擊美國及加拿大極端提高公定工資，而際此不況襲來之時，則進退失據之實況，對此種愚策，不禁為之驚愕。故因提高工資一事，豫想日後之不景氣，并毋使踏美國及加拿大之覆轍，必須慎

重密切之注意、特書於此。

(一〇) 多量生產主義之末路

——一般經濟界之多事多難——

美國工業之得有今日之發展、實基於大量生產、大量生產在國家強盛發達進行甚速之時、爲使合於國內需要之增加、並傾銷其過剩品於國外、是爲最適當之政策。美國因此機械工業益趨發達。因工業發達而使勞力節省、生產費減少、遂得以世界最低價格製成天下無敵之優良品。加之偶因歐洲戰爭、世界之超資需要激增、消費常先於需要、在此價格不足成爲問題時代、大量生產主義愈爲活躍、於是美國成爲世界之輸出國、變成一世界第一暴富之國家、斯爲世人所熟知者也。然今世界形勢一變、物資之供給常超過需要、生產愈多而銷路愈少、無論國內國外購買者均寥寥、因之發生未曾有之大不景氣。其勢不得不縮小生產、縮短工作、以大量生產主義爲金科玉律之美國、其煩惱實基於此。戰後十餘年迄今富積如山、此後景氣恢復或得再受惠、雖以此不可靠作爲可靠者而徒送其歲月、不過在今日之現況下、實無辦法、種々救濟愈施行、却愈引起反對作用。例如復興政策、一時受人歡迎而得相當效果、但實際均不喜悅、目下政府之處於窮於應時之狀況。再三擴張工廠、如不能開工、大量生產之目的即呈反對作用。將工資提高使工人生活向上、固已生效。惟工廠停工及縮短工作後、常產生多量之失業者。據云失業者

已佔全體工人約五份之一矣。政府對此問題、給與獨身者一月美金三十元、每有家族一人食費五元、并住宅費用等、故失業者既不愁衣食、雖工人認爲此乃優良幸福之制度、而在另一方面則不然、此次余往各地視察實況之際、適爲農業收穫之期。農家擬雇工割稻摘楊梅、但對比一月四五十元之收入、幾無人出應。美與其爲此低微之收入而工作、寧藉失業津貼、假優度其歲月爲佳。政府及農家均大感困難。如此因工廠停工工作縮短、解雇者續出、市上幾充滿失業者之群。倘在日本、既無情義、又無退職津貼制度、則政府必忙殺於於救濟焉。

再際此最惡險之時、例如赤化宣傳者乘機跳梁跋扈其苦況恰如十餘年前之日本。各地各廠均由彼等之煽動、總罷工續出。而政府對此罷工者亦支給津貼、於是罷工勢必延長、愈與赤化宣傳者以機會、其結果政府即窮於處理、此實想像以上者也。十餘年前日本遭此同樣之災害、朝野均古爲憂慮、幸赤化主義思想上萬不能與日本之國體兩立、尤其對於皇室、顯屬逆賊。政府爲圖徹底的撲滅起見、決定嚴峻的彈壓方針、并制定治安維持法、今日之得將赤化主義者予以消滅、實爲日本帝國之極大慶事。試視今日美國之實況、倘在日本即可以不忠皇室違反國體、加以直截了當之反擊。然在國體不同之美國、此事則無人能予以理解、設賴警察之力量行施撲滅、則大部分警察又隸屬於市長、市長係由多數投票所選出、故在任期更迭之際、更難免有對工人加以考慮之傾向。即內地之警察亦有同樣情形隸屬於各內地之政黨、視投票之多寡、可直接影響地位、因有此種組織、故不能如日本之徹底加以彈壓。此種表面上之取締、

不過敷衍塞責耳。雖美國之有識對之大爲慨嘆，惟在目前狀況之下，亦難以應付止。

美國之產業資本家自喬治開萊以來，對工會法加以反對，以 Open shop 主義極力與 Close shop 主義之爭鬭情形，在世界工人歷史上，爲有名之事實。接美國工會之所以不及英國之 Trade union 之發達者，雖因國體不同，而其主要原因，實基於此。顧自羅斯福總統就任以來，即完全放棄此項傳統政策，援助工會，使其發達，以作日後選舉競爭時之後援者。在此方針之下，雖頻施種々政策，即在今日產業界之不景氣中，各地猶時蒙總罷工之害。況工人非爲工資而不平，亦非不滿於工作時間，間雖有要求減低食費或物資供給之附帶條件，多數主張不過公認工會締結團體度往而已。美國西海亦各地廠主或產業資本家對此雖多極口怨罵總統，但至今開萊尙未其見於世，僅背後口出怨言，有何效哉。今距選舉總統之日尙有多日，或東部之大產業家將大張旗幟，發起一致團結之大運動，西部方面或亦予以贊同。視今日之實際狀況，縱屬他國之事，然管梗在喉，似亦不得不一吐爲快。

總之，大量生產主義在今日之美國，得遂其蓋世無雙之大發展，固是其獨特之主義所致。但在今日已走上末路，事實上似不得不轉換方向，高工資主義雖可援助長美國之繁榮，而事實上一般人民却沉醉於世無其匹之奢華生活中。時至今日，高工資主義亦已與大量生產主義同趨末路，若將新近發生事端如工會主義與產業資本家之爭鬭激化，赤化主義防壓等々，加以統計，之則美國之工業界，甚至於產業界，一般經濟界實不得不謂多事多難之秋，余以爲吾人宜以此爲他山之石，而研究之不忘焉。